

書

夢陔堂文說

江都黃承吉撰

論揚雄因毀東方朔致毀柳下惠爲鄉原仁賊並
論法言中各等辭第九

吾竊怪夫揚雄之惑人有語言之極弊不待計而可立
見其謠詠者而人偏信之且祖述之以爲故實斯其爲
甚不可解者如其解嘲所云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
割名於細君其訾字漢書作訾文選作貲謂貲財也雄
以相如爲竊貲試問其二字何以解說史記載卓文君
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相如未嘗竊卓
氏之貲也及後之臨邛買酒舍酤酒身自滌器市中亦

未嘗竊卓氏之貲也逮後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乃王孫自予之且其名亦予文君而非以予相如則其貲並非相如之所竊也而雄以竊貲二字被之何爲者此句漢書無註文選則直引史記卓文君不得已分子文君僮錢之說以註之然文中分明言竊而註中所引則是予予與竊有邪正是非霄壤之殊乃李善卽以予實其竊雖作註例多依違亦何膏然罔察如此善之意豈謂王孫之予出於不得已而遂可以論相如爲竊乎不然豈以相如琴挑文君以歸爲其後日所以致貲之由而卽可論相如爲竊

貲乎夫卽科相如以誘致文君之罪亦豈得誣科以竊盜之條乃雄見相如之挑致文君雖干輿論不過止於薄行之輕迴不若謂其竊貲之言重於是遂爲文致而註者亦不顧卽安至司馬貞作述贊乃直云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公然祖述爲一定不移之信讞何以諸人無識至此豈竊貲二字亦不解乎何惑雄之深也且從來尋常之辭義有當前卽見不待深求而後燭者而乃習焉偏不之察所以可異夫雄之太元雄所自稱爲大潭思渾天要合五經而所以擬易者也夫旣合經擬易則是自謂與聖人同科矣焉有聖人著經作易而自爲解

嘲解難之鄙辭以辯之者此在讀者見其解嘲解難當不問而知其品誼更何所見而崇信之試思元之尙白成何言朱丹赤族成何語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成何見地鴟梟笑鳳凰蠅蜓嘲龜龍成何口吻由三仁二老插入范睢蔡澤而論范蔡以下何必元成何心胸且范蔡以下何必元成何義理自詡爲翠蚪絳螭日月泰山典謨雅頌咸池六莖簫韶九成又錯雜以自比宓犧文王孔子之辭而謂大味必淡大語叫叫不可混同於衆耳俗目與庸人之聽試問安有如是著經作易之聖賢安有如是誕謾怨懣齷齪之宓犧文王孔子且其言

與元何涉元解嘲解難不聞易亦解嘲解難何故刺刺不休如此此指其嘲難之全體而言者至但就其解嘲中之竊貲數語論之夫其太元旣以擬易而自比於宓犧文王孔子則雄自爲其宓犧文孔精義之書可也未有宓犧文孔自鳴其所作之易而下至與不足比數之人一一舉其名而與己相較者蓋若如雄自命太元擬易之說則以書而論舍易之外無書可與相較也以雄著書之人而論則舍宓犧文孔之外亦當無人可與相較也且卽文王囚羸孔子厄陳亦斷無忽舉一人與之絮長較短曰不如吾守易之爲愈者乃雄爲元而作之

解嘲其前則舉鄒衍孟軻三仁二老子胥種蠡五殺樂毅范睢蔡澤蕭曹子房平勃樊霍於其賢者達者則隱然慷慨自命抒發不平而於范睢蔡澤則又故留爲下文翕肩蹈背斂頤折額等語發洩睢盱之地而又申之以婁敬叔孫通復舉蕭曹良平而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談元而龐聒多人無論非其默然獨守元中所應有之說卽如其說而其憤懣激切之大意已明矣夫亦可以休矣乃猶不已而又加之以藺生四皓公孫驃騎司馬長卿東方朔特舉此數人而別鄭重明之曰僕誠不得與此數子並故

默然獨守吾太元斯言也卽其本辭而已矛盾夫旣云默然獨守其元則必緘默自安而置他人於不論也而乃於極論諸人之後復先舉數子爲言然後就其言中而謂不能與並如是則不默矣則不獨矣則非安於自守矣試思安有先窮盡一切之言而後謂之默者今姑亦置此勿論論其居心可異之大者夫其所舉爲藺生四皓等數人之數人者與其所著之元何涉卽曰吾元之道大不屑與餘子並若如其所說則其不屑與並之人亦不可勝舉矣何獨舉此不倫不類之數人尤可異者其所舉自四皓以下皆漢人而於漢以前乃獨子然

孤舉一使趙還璧之藺生試思藺相如一生事跡與雄何涉而雄乃輒云不與之並且更與雄之太元何涉而雄乃輒云不與之並而默然守元夫漢以前之古人奚啻千百之衆雄乃選之又選而獨及於藺將謂其非出於選乎試平心思之何以獨取乎是若謂雄無因偏涉挂漏亦不至是然則雄乃正有所以選用之故而予固知之矣何以知之曰雄辭逐處故陷司馬相如既已一可知則此藺生四皓數句顯然爲讒陷相如而並及於東方朔者雄若非爲陷相如則並無此數句且非爲陷相如則必無因而及於藺生其罅隙甚明特人皆未

之察耳何以謂之罅隙曰雄所舉藺生四皓等句之辭與其上文之語意不合此罅隙也所舉數句之辭中其語意又自爲不倫不類此罅隙也而要之其所舉數人及其所以舉之之事無論與元不相涉並與雄之依稀影響絕不相涉而乃特舉之以爲僕不與並語屬無因然若非其隱情實有不能與並之故曷爲而言之此罅隙也知其罅隙則其爲特設數語以讒陷相如而故錯舉數人以爲相如之陪從者甚了然矣何以見藺生四皓等句之語意與上文不合也曰其數句緊承之上文云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

時則凶是言人之功業必當相時而爲非其時則不可爲也如是則其下文所舉之人之事必其與此言相合而後語意乃符乃其下文所舉之藺生收功四皓采榮公孫創業驃騎發跡以爲爲可爲於可爲之時猶庶幾近之而於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義則無有也不得謂其後二句之相如竊貲東方割名有合於其上文爲不可爲之義也如是則可見此數語與其上文之辭意不合矣且其上文所云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乃是贊美其人之順時當爲設舉其人則已方將與並之不暇雄之語氣實屬如是乃下所舉藺生收功以至驃騎發

跡數端雄反抑之而謂不能與並則是並藺生收功四句亦本非承其上文爲可爲之語意而凡所舉藺生以下之辭皆明明與其上文不相承接也夫旣與上不相承接則藺生數句乃其突出之別意別言不獨與元無涉乃並與其解元之嘲之語而亦無涉然則舍故入以陷相如方朔之外何從而設此無端之數語乎此罅隙之甚明者一也何以見所舉數句之辭中其語意又自爲不倫不類也曰雄所舉藺生等凡六句其前四句曰藺生收功四皓采榮公孫創業驃騎發跡猶謂舉其人之一生功業所關者大卽雄舉之以發洩己意之不平

亦或庶幾近之至於長卿之竊貲朔之割名則僅屬其
一身之私事細故不獨與人無關亦並自與其生平之
大端無涉即使其行可鄙亦與雄之所以不平者無干
何況與其守元更無絲毫可以牽率且以文義而論雄
以藺生四皓等六語平列以同趨於下文不能與並之
一語則必六項辭意皆爲一律乃前四句則曰收功曰
采榮曰創業曰發跡似屬贊美之辭而後二句曰竊貲
曰割名則又顯然刺譏之語同一文義同一不能與並
之去路而其語意顛倒若斯豈非不倫不類試問讀其
辭者究竟知雄此數語涇渭之於何別命意之於何在

恐皆無以應之不知文義之混而不分者乃實雄之故
技惟故混而使人難於明晰則已說之不伸者亦伸而
相如之不陷者亦陷且試平心而論凡雄所舉藺生四
皓等之人之事與雄絲毫何涉其與雄有涉者仍不過
相如東方之辭賦乃同一不能與並而於彼數人則尙
譽以收功采榮創業發跡於長卿東方則專毀其竊貲
割名卽觀其毀譽之殊然則其特設爲此數語者非以
讒相如方朔之故而誰故乎此罅隙之甚明者二也若
夫總而言之則卽如藺生之收功四皓之采榮公孫之
創業驃騎之發跡長卿之竊貲東方之割名無論其爲

同爲異爲是爲非而要皆與其守元之事既不相涉且並與其上文之辭義隔不相蒙若是則其言中無因而舉此數人矣然雄乃毅然不顧而強舉之乃公然於司馬東方之文義而強變之以予貲而強誣之曰竊貲以割肉而強訕之曰割名臆爲鍛鍊成辭則是顯然明目張膽無所忌憚以剗刃於二人而不啻擲揄罵詈及之也此乃其隱微之中所以讒爲不能與並而不得不牽率數人爲陪從之故然試問其即使長卿竊貲東方割名何與於其守元而爲此風馬牛之相况乎此則雖深文而實卽淺露乃罅隙易見之尤者也夫雄所極妬者

相如而方朔次之若此段之首及於藺生者正以陷相如而並及其所慕之人蓋相如以慕藺爲人之故而易相如之名今雄以爲不與藺並則可見卽其所慕之人而亦不足比數其所以陷長卿之心愈毒矣不然雄豈真於千古人中無因掛漏而獨孤舉一與已絕不相涉之藺生乎是故雄此段所舉之數人其首重者長卿東方次之藺生又次之若四皓公孫驃騎則其不得不混之爲陪從者耳然則其所謂默然獨守吾太元者蓋如此夫或曰子以雄語爲陷相如固矣至謂其因以及於藺生則恐不然雄法言中一則謂藺相如伸秦而屈

廉頗爲長者一則謂藺相如制而不傷方且從而褒之
而何貶之有乎曰若是則藺相如正雄所景仰而當樂
與之並者矣而乃謂不能與並何也將以藺爲美德而
已不能與並乎乃與藺並舉之辭中則又有竊貲割名
之二者在列則可見非謂其美德而不能與並也將以
藺之富貴爲已不能與並乎則又並舉以竊貲割名何
也竊貲割名無關於富貴也則可見非謂其富貴而不
能與並也夫其不並之故旣非美德又非富貴而乃廁
以竊貲割名之輩謂非貶之而何乎夫褒於彼而貶於
此者彼文不言長卿故可褒也褒於彼而必貶於此者

正以長卿之故而波及之也且其法言中於四皓則儕
之顏淵而於此則又儕之於竊貲割名之列卽使隨文
各有重輕亦不至懸殊若此故以雄之書彼此對勘互
形觸處盾矛輒不知所作何言何語要之皆不過任爲
致混使人無可分明彼文法言問黎篇云或問賢曰爲
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以其文義而論
不知何以謂之請人以其辭理而論卽尊雄之宋咸亦
注之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
旣非其儔况以韋元不亦甚哉於此足見雖注雄書者
亦復難甘其謬若吳祕司馬光猶復曲爲之說則亦盡

人皆知其不足論要之雄之立說動輒此涇彼渭曲意
多端夫豈獨藺生四皓而已乎至雄因陷人而並陷及
其所慕之人則其平生故技彼無論藺相如也乃其陷
東方朔且因朔而謗及其所慕之柳下惠矣夫柳下惠
孟子所謂聖之和者也所謂不以三公易其介者也鄉
原孔子以爲德之賊者也然孔子雖以柳下惠爲降志
辱身而謂其言中倫行中慮正是稱惠之德斷未有卽
以惠當德之賊者夫至於言必中倫行必中慮豈大賢
以下之所能幾論語記惠直道事人正是中倫中慮孟
子謂不以三公易其介正是中倫中慮惟中倫中慮故

孔子論列爲逸民故孟子稱之爲聖試思孟子而安肯
輕以聖字加人至與孔子較巧力者且孟子亦嘗引孔
子鄉原德賊之言矣卽安有以稱聖之惠而當德之賊
者至孔子謂惠降志辱身乃專對夷齊之不仕爲不降
辱而言鄭康成注不降辱云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
之朝則惠之降辱只是謂其降心相從而入庸君之朝
其辱猶邦無道穀之恥並非污枉之辱其至易明者若
使謂爲污枉之辱卽以本文而論亦安能中倫中慮卽
安能直道事人安能雖三公不以易介更安能稱之爲
聖列女傳載柳下惠諫云蒙恥救民德稱大兮雖遇三

黜終不弊兮其所謂蒙恥卽是下句之三黜卽夫子所謂降志辱身其所謂德大卽夫子所謂中倫中慮非有異也且凡讀書者必切會乎本書立言之旨而後爲能解是書若論語此篇乃是論逸非以論他道也孔子云我則異於是固終以逸者爲非而前文則就逸論逸逸者何晏解爲品節超逸夫惟就逸論逸故夫子以夷齊之不降不辱爲上全乎逸者也曰不降辱者直謂其不仕耳若惠連之不仕則不能全乎逸而爲逸民之次曰降志辱身者但謂其出仕耳非有所甚貶也卽觀夫子所云降志辱身下之矣字及其斯而已矣之語助虛辭

顯然但謂惠之不能全乎逸視夷齊爲通融而稍次曰矣曰其斯而已者分明乃與夷齊比例之口吻而已矣者對夷齊爲不足之辭然只是謂其以出仕而於超逸之跡爲不足並非謂其德行之有所不足也其曰言中倫行中慮者正可以表其德行之足補逸跡之不足所以亦得與夷齊同著爲逸民也從來中倫中慮先儒因誤礙於上文之辱字而不能徹解烏知前二句止言其出仕之蹤跡後二句乃言其立身之道德言中倫者中乎道德之倫理也皇疏引張憑所謂大倫也行中慮者中乎道德之思慮也論語所謂事人之直道孟子所謂

不易三公之介也至其值庸朝而猶降辱以仕又不能
行其道而猶三仕則卽孟子之所謂和與不恭要之乃
外著之形跡而於其立身之言行道德無與也此其跡
所以雖近於非而德則不害其爲聖也其近於非者卽
孔子所謂我則異是孟子所謂君子不由孟之君子乃
指中之君子不過謂其雖聖而不合於時中非謂其
不聖也夫論語所列逸民七人之中無一不在聖賢之
列卽如皇氏疏云或問前七人何以不評朱張答曰王
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
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其云取舍一同孔子雖未知其

然不然足見其人亦大賢而幾於聖者惠以和聖而與
同列則惠斷非鄉原德賊可知故苞氏論語注云此七
人皆逸民之賢者也而皇疏之所以解此篇者亦正得
夫子之意其疏云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不仕亂朝
庸主是不辱身是心跡俱超逸也惠連則心逸而跡不
逸並事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觀其疏
可見正以夫子之言爲主於論逸惠連之跡不逸卽此
爲降志辱身非有他也卽可見跡不逸非夫子之甚貶
也其中倫中慮則是心逸惟心逸則雖跡不逸而亦得
爲逸民旣跡不逸而猶直謂之逸則可見逸固主心而

不重跡也更可見跡不逸非夫子之甚貶而心逸則原
夫子之所贊美美之者美其中倫中慮之德也焉有孔
子贊美之德而乃爲鄉原德賊者且卽夫子謂我則異
於是尙以逸民爲非矣然所非者亦兼夷齊等六人而
未嘗獨以惠爲非也卽孟子云君子不由亦並伯夷非
之而未嘗獨以惠爲非也且卽其所非者亦不過謂其
不合於聖道之中行而非斥以爲鄉原德賊也夫孔子
以鄉原爲德之賊孟子又申其說則自孔孟以後設有
指某人爲鄉原者卽其言中未有不以爲德之賊其顯
然者矣而揚雄以柳下惠當之夫使雄心本無私但挾

偏見而以惠爲鄉原已顯然獲罪於孔孟何也天下豈
有言中倫行中慮稱爲和聖不以三公易介之鄉原也
毀聖非賢顯與孔孟之言相反不謂之獲罪孔孟得乎
乃雄之所以毀惠者則因毀東方朔之故以惠爲朔所
稱慕遂並惠讒去之使人見朔所慕之惠之尙爲鄉原
而何朔之足云此其立論居心豈止如朱氏彝尊比之
於任喬華仕鄧析少正卯之流而已何以見其因毀朔
而毀及於惠今必煩舉其辭而後見之其法言之淵騫
篇云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
遺書蔑如也此語已覺雄之可惡夫朔書至多而雄謂

其遺書蔑如故即為其作注之宋咸亦先之云今觀朔
 嘗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泰山責和氏
 璧及皇太子生禱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而後乃云
 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然咸注中乃錄漢書之辭
 而脫落舛誤漢書此文云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禱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此
 等才力何以燭雄之非吳祕則注云顏師古曰言辭義
 淺薄不足稱也司馬光則注云朔言行駁雜其流風遺
 書皆蔑然無足觀也三注雖強解之然試思安有不取
 不足稱無足觀而直謂之蔑如者又豈有劉向所錄多
 書而雄不知之者若雄果如此文義則是文義不通然

雄斷非止於如此文義則其立言可惡蓋雄意以朔書
 雖多吾但橫被以混而不明之蔑如二字而即概以抹
 殺之矣其蔑如之意如此蔑如之下即繼之云或曰隱
 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
 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
 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
 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欲去而恐罹害
 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此以上乃雄論朔
 之辭無論其文義之可嗤言辭之足怪即以其論朔而
 言朔乃雄所視為蔑如之人不足與並之士而法言則

其自以爲擬論語明道之書通共止萬餘字其書中乃論及無足重輕之一朔已至百餘言之多夫亦可以已矣乃其下又繼之云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增此數語可謂暢所欲言夫亦可以已矣乃其下又繼之云請問名曰談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尙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以上合前文凡設爲四問四答以論朔多至二百餘字夫使朔而果如雄說之不足比數即使實有人問雄則卽以其前文之

蔑如二字當夫子彼哉之答足矣何反自設問答反覆費辭如此豈不如俗說所謂小題大做乎然旣已費辭則論朔亦不爲不盡夫亦可以已矣而孰料其猶未已也其猶未已者乃其毀朔之題猶未大做必大做而使朔所慕之柳下惠亦無立足之處然後使朔並不得託惠爲名以絕朔之後路如是而後雄之言始盡雄之心始快也嗚呼雄何爲而至於此乎然予非敢以冤雄也夫論人而至於謂其以私曲而非賢毀聖此豈尋常之事此豈子與雄兩人之事而安敢冤之乃雄之實出於此夫不明明有雄之法言自作之而自證之乎夫不有

爲雄作注之人隨文解釋而卽所以爲之證乎雄末段論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以是爲朔之罪過如使雄離朔而別論柳下惠則安得以論惠卽列於論朔之中且安得以惠爲朝隱爲祿隱而與論朔之接連八隱字合成文義是雄原卽以論惠者申言論朔卽雄亦不諱也則是法言之自作而自證也雄辭於論朔非夷是惠之下卽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宋咸注之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爲請則是其注顯然解論惠乃正所以申言論朔而爲之證也且如咸注是明明恐朔之託惠以爲名故復邀遮論惠以斷絕朔之

後路也然則已可見非予今日之私言而故爲冤雄矣惟注家明見其如此而猶依違附和謂雄非雄之幸乎不幸乎則試悉舉法言論惠之辭以與觀者共白之法言於論朔非夷齊而是柳下惠之下卽繼之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其辭如此宋咸注其不恭數句云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隘惠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甯以伯夷餓顯爲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爲下猶奢甯儉易甯戚之義爾亦所

以短朔也其注如此此姑無論其所注之是否惟以朔不足比數之人乃論之已至二百餘言之多而又舉惠以短朔何爲者且即使惠有可議亦奚不可別爲議之而乃因短朔之故始非及於柳下惠何爲者且孟子亦謂惠百世之師謂其和聖謂其不以三公易介矣乃絕去彼聖介之二語而獨取其不恭何爲者不恭與隘同爲君子所不由而乃優隘而專劣不恭何爲者不恭而至於爲鄉原爲仁之賊若如其說則其視伯夷之隘奚啻霄壤而注乃僅以與奢甯儉二語喻之何爲者論語以惠爲直爲賢爲中倫慮孟子以惠爲聖爲不易介則

視朔又奚啻霄壤注者豈不之見而乃任雄以短朔而非及於惠何爲者在雄殊不足論吾尤不解注家之依違附和一至於此何也至其下文妄譽仁之賊妄毀義之賊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四語宋咸無注李軌司馬光之注皆不言及於惠然軌注之同流合汚光注之徇衆隨俗等語豈非與上文之尙容翫世詭時朝隱緊相承接則雖不言惠而其語之屬惠可知也故設有等謬儒猶思強爲雄辯或以此四句與上論柳下惠之文截不相屬者無論凡書無此文義卽法言之例雄本自云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故其書無一條不設爲

問答安有不爲問答並無發端蒙然別設妄譽妄毀四句而自爲一條者此固本無可辯予以謬儒曲說往往出人所不及料故周匝言之然則此四句乃實論惠之辭之本文也然則揚雄乃實以柳下惠爲德之賊也夫以仁之賊屬於鄉原而曰賊仁近鄉原非卽明明言鄉原德之賊而以惠當之歟乃雄之詭於立言也明明以惠爲仁之賊而故增設一賊義以配之又恐以惠爲鄉原之終爲人議而故量伏一近字以援之而注家亦何嘗不覺其以惠爲德賊之難安也故其注中則又隱惠不言以避之此其隱曲固皆顯而可見且雄於此下之

緊接一條則又論及李仲元而謂之不夷不惠乃亦正所以故混此條者蓋雄此條之以高餓顯而優伯夷以下祿隱而劣柳下惠者乃本於孟子隘與不恭之說以曲爲之軒輊也而其所以謂古者高夷而下惠者則附會於孔子降志辱身之言以就爲之優劣也然以孟說而論則夷惠無優劣之分卽以孔言而論惠之遜夷亦不如此之甚而雄乃至以惠爲鄉原德賊則不獨不合於所本之孟子亦遠不合於其所附會之孔子徒以陷翊之故而極言毀惠然恐終爲明者所議故又不得不緊接一不夷不惠之說以混而平之蓋其意以爲如是

則使人之意消而惠之爲鄉原者原在也其言曰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紕臣惡乎聞其辭如此說者以予謂此條爲卽以續上文之論惠又未免文致乎雄而實非文致也何以言之夫其上文之優夷而劣惠者至於鄙惠爲鄉原如其說則夷與惠爲霄壤之殊卽其他辭亦安能復以夷惠並舉而有不夷不惠之說曰不夷不惠則是夷惠仍不相遠也此視賊仁鄉原之說豈不盾矛雄

若無心則豈能卽以此盾矛之說緊接於前文之後其緊接者乃正恐鄉原之說爲人所議急以此混而原之也旣不惜盾矛之緊接卽故作此語之爲顯然此其非文致者一也且雄所謂可否之間者其言至爲無理夫以其立言之意而言則夷爲否而惠爲可然夷惠之所以不同者正以夷不能如惠之可惠不能如夷之否否自爲否可自爲可惟不能調停中立然後乃彼此各形安有所謂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試思若實有一人在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尙復成何境地此非可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相比况也夫子之無可不可者隨事而爲可

夢陽堂文集卷九
否正所謂聖之時者也未有卽就夷惠二人之行兩相
出入介乎其間而謂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者斯言也
如謂卽合於夫子無可不可之說然則亦得謂夫子在
夷惠之間乎且夫子之所謂無可不可者乃專言乎仕
與不仕而不主於德行若德行則惠之直道不以三公
易介正惠之有所不可矣豈不可者專屬於夷齊乎於
此更可見法言以可否分屬於夷惠者之非而所謂可
否之間者更不知其何語也夫此等不夷不惠之辭其
中無理若出自諧辯清言入於後世如世說新語等書
以供談柄則可若覈實而入於自謂擬論語之法言則

直使後人想像仲元竟不知其不夷不惠者爲何如人
爲何如行矣蜀志載秦宓謂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
然或雄之所以表之者轉以譽之無當而反失仲元之
真乎今觀華陽國志謂仲元端委居爲人宗卽此二語
足見其人並非不夷不惠介於可否之間者然則雄之
此條乃特假仲元以附著其彌縫鄉原之語耳旣夷惠
可否之無理卽故作此語之又顯然此其非文致者二
也且雄之所謂可否者正以夷之隘爲否惠之不恭爲
可卽以夷之不降志辱身爲否惠之降志辱身爲可也
不然則夷惠有何可否之分乃雄贊仲元爲不夷不惠

之上文則以仲元爲不屈其志不累其身夫不屈其志不累其身卽是夷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故司馬光注云不以爵位屈其意祿利累其身若是則仲元乃原是夷而非惠也是否而非可也乃不惠而非不夷也而何以卽以此二語謂其爲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乎則又明明執夷之有餘者反假借乎惠之不足而進之若非欲彌縫上文之鄉原何以如此若司馬光注其可否句云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則又曲解而顯與雄所言之可否相悖夫雄之所謂可否者以夷爲否以惠爲可其辭意屬於夷惠兩人故曰不夷不惠可否

之間也若如光說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則以可否屬於一人乃又止是惠而非夷矣何也從衆者惠也非夷也從衆不害於義則可正惠之出仕也從衆而害於義則不可正惠之直道而三黜也正惠之不以三公易介也若夷則已先不合於從衆二字矣何有於下文乎此又明明執惠之有餘者強併入以夷之不足而解之是卽按之所解之本文而亦不合夫如本文之說乃是不夷不惠然如本文不降不累之辭則是不惠而非不夷如注害義不害義之辭則又不夷而非不惠要之惟本文先已支離斯注者至於偏反而本文之

所以支離者以可否之間之本無辭可狀故強狀之曰
不屈其志不累其身而其辭不覺已落於否之偏際而
並不合於可徒以一累字易辱字而混之無益也既本
文注文之皆無理卽故作此語之又顯然此其非文致
者三也且如雄之此條乃主於論仲元者也其以仲元
爲不夷不惠不過借言夷惠以爲形容贊美之虛辭非
謂仲元卽爲夷惠也如是則其立言乃仲元重而夷惠
輕仲元主而夷惠賓矣夫旣已明仲元爲不夷不惠則
其品已見著卽其下不必更言夷惠就使申言夷惠亦
不合重夷惠而主於夷惠轉至反賓爲主此固一定之

文義乃其下文云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
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紕臣惡乎聞其說雖起於仲元
而乃反趨夷惠爲主殊爲可異若然豈眞仲元卽夷惠
而兼二人於一身乎不然何以反舍仲元而終言夷惠
則明明情見乎辭而可見其此條之意原主於夷惠也
主於夷惠者主於惠也主於惠者主於彌縫上文之以
惠爲鄉原而故設以東國紕臣不卑不亢之名以與鄉
原之名相混而使人難明也使人難明者使人若實謂
其譽惠而固已極毀於前條矣若或議其極毀則又已
似譽於此條矣其不得不似譽於此條者以詆惠至於

極之鄉原仁賊不得不忍人之議而酌爲挽之也其不
得不極毀於前條者以讒毀方朔而若不極之其所往
則朔猶得託柳下惠和介之名而聲名不減黜於後世
也然此條雖似譽惠而實仍爲毀惠何也仲元即使甚
賢未必遂出惠上乃卽一漢之李仲元而已謂其不惠
謂其不惠者司馬注以爲仲元有夷惠之清和而無隘
與不恭之失則是謂惠且出於仲元之下豈非似譽而
仍毀惠也要之卽其終於舍仲元而主言夷惠則故作
此語之又顯然此其非文致者四也若謂其非故作不
夷不惠等語以隱飾前文之鄉原則何故獨以此條緊

接於前條毀惠之後後文絀臣之前此固明明實非予
之文致者也故觀法言者必明其所以讒毀東方朔先
設爲四問四答以盡其所欲言又恐朔之非夷齊而是
柳下惠者朔得自託於惠以全聲名乃並惠而毀之以
至於鄉原德賊而後使朔無所藉託又恐毀惠爲德賊
之爲人議也乃更假論李仲元以位置其不夷不惠之
語若又譽惠而使之故混要使惠爲鄉原之辭終於不
得磨滅而朔終不得假惠以全其聲名於是雄之心始
快雄之言始盡矣觀者卽置他語不論而其以柳下惠
爲鄉原固自顯然孔子孟皆以鄉原爲德之賊然則雄豈

非以惠爲德之賊乎卽雄亦明以爲仁之賊豈其所謂
仁之賊者非卽德之賊乎且就使無論其爲毀朔與否
而毀惠之罪不已甚於毀朔乎而况其明明實以毀朔
之故而後波及於惠乎且吾異乎卽以文義而論而亦
無解於雄也夫賊仁賊義四字見於孟子孟子謂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是謂反乎仁義殘忍暴虐而
後爲賊仁賊義也乃雄以妄毀爲義之賊而曰賊義已
不可解至於妄譽不知何以爲仁之賊而曰賊仁柳下
惠又何以謂之妄譽蓋其辭乃以妄毀爲陪筆而專以
妄譽屬之惠者也且鄉原二字本之孔子而孟子又解

之以一鄉皆稱愿人矣不知又何以增一鄉訕此等文
義乃八人所共明而雄乃任意混投無非故以不可深
解之辭使人眩惑若謂子言之謬則請與天下凡習明
文義者一一證之至於雄之所據以毀朔者不過執朔
戒子之一書而曲爲文致之在雄之錄其辭以入法言
正所以爲文致之具就雄論雄尙不足怪所可異者班
固乃卽全錄法言中雄所毀朔之辭以爲漢書朔傳之
贊夫固爲漢書固不自贊而乃首列劉向數語以後則
全錄法言之辭何歟若謂除法言所論之外朔卽別無
可贊乃其傳中明明錄朔諫起上林苑之辭及朔辟戟

諫阻董偃入宣室與諫殺上林鹿之事卽此三事朔亦庶幾乎社稷之臣矣而固贊中何以無片語及之乃反入雄正諫似直之語夫旣正諫則真直矣而何以反謂之似直若如其說然則卽禹臯稷契龍逢比干之讜論亦任讒口率以似直二字埋之可乎雄旣如斯固又何以若是若以爲朔涉滑稽然滑稽之時非卽其正諫之時也暇時之滑稽無礙於臨事正諫之爲正直也朔之諫起上林苑也其抗顏直犯於旣陳三不可之後復統申之曰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

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若是者朔不可謂社稷之臣乎如是之直諫而雄謂之似直然則必如雄甘泉賦之所以諛昭儀奉莽詔之所以詆元后者而後乃爲真直乎朔之諫阻董偃入宣室也於時偃與竇太主淫亂而帝貴寵之甚至帝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朔辟戟而前旣數董偃有斬罪三帝卽許朔飲而後改朔猶復進止之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云云於是偃遂

終不得入若是者朔不可謂社稷之臣乎如是之諫而
雄謂之似直然則必如雄之所以美新投閣者而後乃
爲真直乎又帝後問朔以化民之道朔旣陳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之言孝文皇帝之事復切規之曰今陛下以
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
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
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
舞鄭女而爲淫侈如此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
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
宜可與並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

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夫武帝以雄材大畧好大喜功之
主胡於前此旣諫起上林苑及此又於其已治之苑囿
已設之衆戲而直請其燔之於通衢却走馬不用以端
本正俗卽觀朔之此辭以視雄在王莽時補作甘泉賦
序節言武帝宮室欲諫則非時其賢不肖何如又如藝
文類聚引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
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
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爲重鹿賤人一當
死也匈奴卽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
之合觀諸事朔之繩愆糾繆批鱗逆鯁雖古大臣何以

加之卽或於暇豫偶涉游談安能掩其侃侃大節且從來所絀於滑稽者爲其曲意取容而不敢正言以逆人主也試觀朔豈不敢正言者而何滑稽之有今欲明朔必先明滑稽二字滑稽二字始見於楚辭卜居曰將矣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王逸注此句云轉隨俗也柔弱曲也順滑澤也滑稽者之所爲如此試卽觀朔之諸事其如脂如韋以潔楹否乎斷不能以雄之所謂滑稽非屈原之所謂滑稽也若非屈原則滑稽二字且無從有而謂雄之能別爲辭義乎卽史記滑稽傳太史公謂是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可見其所以立滑稽傳之

意者如此試卽觀朔諸事其談言止於微中以解紛否乎觀朔之切齒犯顏至於顯舉殷紂秦皇剗陳殷鑒乃正與滑稽二字相反而乃被朔以滑稽之名寃之千古其亦顛倒之甚矣夫滑稽二字之訓詁諸書訓滑爲亂爲混爲未定爲通和往來爲同澁同汨同滴同猗訓稽爲考爲計爲疑爲同爲合爲當爲止爲滯要之凡字必有本義任後義之引申百轉而皆不出本義之外則必據說文之本義而後能統乎諸訓說文云滑利也稽留也利與留相反利則不留留則不利夫二字旣相反而又何以相連蓋其以滑稽二字相連成義者顯然乃謂

其語言於滑稽之中而又有所稽留於稽留之中而又原爲滑稽正以形容其言雖便利而不能直言不能直言而其言又多便利猶俗語所謂吞吞吐吐蓋其當閒暇則其言信口而傾吐遇正事則欲言者將吐而復吞正所以形其不能直言之象如是則於諸家之訓詁無一不合而滑稽二字之眞解可明史記謂樛里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乃正謂其雖能言而不肯以實言傾吐是以謂之智是以謂之囊囊者包藏而不肯直言之謂猶括囊也不然樛里傳中旣不見有嘲諛之語如從來人意中誤解之滑稽者而智囊之上乃何爲先冠以滑

稽二字乎卽觀樛里傳中載其取曲沃伐趙攻楚入周伐蒲諸大事乃皆一一聽人言說而樛里絕不置一辭其口中通共不過僅出奈何二字及一善字豈獨不如人所解之滑稽實乃至爲緘默則正以摹寫其括囊而不肯吐辭之象滑稽二字如是解也夫如是而後謂之滑稽也故史遷於傳終猶系以秦人力則任鄙智則樛里之諺以結明其囊之所以爲智智之正在於囊不然其傳中載樛里之言僅止三字絕不見有用智之處而乃復稱其智而後傳終者何哉史遷於小學至深而後人不識夫其所以爲囊者滑稽之欲吐不吐也此其所

以為滑稽多智乃謂其不肯正言也即滑稽之為酒器者亦此象也滑稽之腹大如壺其器惟腹大故口小是以欲吐不吐也滑者利也稽者留也惟酒器腹大而口

小故酒出欲利而還留是以謂之滑稽也雄酒賦謂滑稽常為酒器

託於屬車者其物即今車上所掛之酒甕故曰託車俗正以其口小而腹扁大故謂之甕耳若如誤

解以滑稽為詼諧遊戲豈酒器亦詼諧遊戲乎滑稽之所以如脂如韋者脂為至柔之物如脂正象其言之不能直吐而於字義近稽韋則柔中之較強乃又象其言之雖柔而亦吐而於字義近滑字林云韋柔皮也文選

注云韋皮繩喻緩也漢書注云熟曰韋生日革革剛而

韋柔然韋實出於革則是柔之剛而剛之柔其象適為

熟革故以脂與韋兩相並形正宛象其語言雖急欲吐而終於不能直吐故於字義合之為滑稽其曰潔楹者古者楹必外飾穀梁傳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

黝御覽引穀梁誤作天子丹諸侯黝其象乃是飾潔其外而中則藏蔽

不見滑稽之露飾外言而正言則藏蔽不吐象正如是

是以形之曰潔楹雖與智囊酒器異語而其所以然者

則一要之無論滑稽之如何解而皆於朔無涉斯言也乃予之平反而非予之翻異何也滑稽二字之出處具

在訓詁具在朔之行事具在諫辭具在並非今日諸書

忽異於古而予別創一論故異於古人以翻案乃古人之不顧出處不顧訓詁不顧朔之行事諫辭以意寃之而至於今日也且自楚辭始舉滑稽二字其義原重屬於事君若非事君有何稽之可刺即莊子滑稽亂俗亦足與於史傳褒貶卜居謂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乃直謂其人生平皆以滑稽之道事君而不能直言及史記取滑稽二字立傳則謂其即於如脂如韋之中猶或可以婉曲進忠則為滑稽中出類拔萃之人故明其為談言微中而舉淳于髡優孟優旃三人並其事以入之以存其人之尚有可取要之既傳入滑稽則原以其

生平皆不外於如脂如韋而不能直諫其所以事君者不過如是而已惟其人之事君必不能直諫所以謂之滑稽楚辭史記之訓詁辭義明明如是並非其人於實能正色諫君之外他端偶涉遊戲而即可謂之滑稽也滑者閒言之滑利稽者正言之稽留惟閒言中兼有遊戲故滑字屬之如閒言滑而正言稽則謂之滑稽若閒言雖滑而正言不稽則正與稽相反而安得謂之稽即安得謂之滑稽滑字之中可以兼遊戲而非滑之必於遊戲滑稽二字之始正以相反鑄為相成而形容乃出任凡字之訓詁未有能外於說文者故人之所以病乎

滑稽者病乎稽耳滑其小焉者也即如後世之所以觀人者亦復如是如果其人為正人君子遇正事而侃侃直言即閒言偶涉游戲亦何害為名臣安得舍其正論而專以游戲為口實誣其生平乎夫為學者先不明訓詁讀書者先不達辭義何容臆以論人故使明乎訓詁達乎辭義則為問滑稽二字有何雄與不雄而法言所謂滑稽之雄者先已不成文理夫人見予謂雄不成文理則必駭而異之然雄之滑稽二字其本於楚辭史記則人所共知者為問雄能舍其所祖之文理以別為文理乎能舍說文之訓義別為訓義乎既不合於楚辭史

記說文則雄語之不協文理顯然則東方朔斷斷非滑稽也其始以朔為滑稽者則褚少孫以郭舍人東方朔等附入史記滑稽傳後夫少孫補史遷缺篇本不自量張晏謂其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尚不足以盡褚之謬

索隱則兼謂其才淺率略蕪鄙而指其鈔錄

索隱於武帝紀云按

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於太史公自序云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索隱之鄙少孫者如此其謂景紀取自班書竟似不知班在褚後司馬貞學亦淺謬此其尤顯著者然其少孫實無可辭然其補論褚大致實可見褚之不自量

遷之缺雖不自量尙屬盛心至於滑稽傳是遷已定之成書並非有缺而乃妄爲狗尾蛇足之增即使辭義俱當亦豈能無端以遷書外之事闌入遷書何況所列盡爲荒謬可謂不安於愚妄作之尤甚者若以其襲書補書之伎倆例之則其所增之滑稽原亦不過從其所讀外家傳語中鈔出而無如若朔之賢遂爲其無知妄作所陷可勝歎哉夫滑稽二字之解乃謂雖言而不能直言也司馬遷立滑稽傳之意乃謂其人雖不能直言而卽於柔婉之中猶能納忠進諫是以取其人而爲之傳其義皆主於事君若少孫所附之郭舍人則不過爲乳

母進一褻近之言東郭先生不過爲衛青進一苟安之計王先生不過爲北海太守設一諛頌之辭此其人固無進善効忠之心如遷滑稽傳之所列且亦何嘗是欲言不吐之象如卜居之所云至於所列西門豹之治河伯娶婦其事不獨非滑稽之本義卽誤解滑稽爲諧謔而態亦迥殊且卽少孫亦稱鄴爲賢大夫而以比於子產子賤雖三不欺之優劣偶分於魏世鍾華所評然少孫固以豹與子產子賤同稱矣試思安有與子產子賤同稱而乃與優孟優旃郭舍人同傳爲滑稽者則少孫之悖謬甚也至其言之失實如王先生所從武帝徵詣

行在之北海太守索隱云漢書宣帝徵北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夫少孫之出處據韋稜考褚顓家傳謂其宣帝時爲博士則龔遂見徵乃卽少孫當前之事而言尙不實如此則他語之未必皆實可知且少孫距武帝時不遠彼旣多聞武帝時事以續諸人於滑稽傳則奚不以所聞武帝之事入於孝武本紀而乃鈔錄封禪書以當之反添續不應續之滑稽傳其何故乎若謂武帝之事失傳漢書又何從而而有則其人之才淺意駁固屬顯然少孫自謂好讀外家傳語則卽不過小說家流其言必多難信夫郭舍人東郭王先生之

流本不合於滑稽甚遠而少孫乃輒以東方朔入之則又去滑稽更遠滑稽者欲直言而不敢直言之謂而朔犯顏諫諍至於不顧批鱗且所言皆關國家重大之事凡所直諫少孫豈不之聞而乃僅記其懷肉棄妻等事且如朔之答客難乃全篇皆係假設之託辭如子虛烏有並非實有其事顯而易見而少孫不通其文理乃謂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議論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云云貿然直記以爲實人實事此其言之不根無理可知又其記朔老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之語夫直諫乃朔平生固然之大節卽觀其諫上林諫董偃諫土木諫殺鹿所諫非一明明見於漢書及朔傳並非朔且死而後進善言也至遠讒之諫正見朔將終而猶惓惓不忘君國若是乃少孫則謂帝顧朔善言而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而引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辭以終之直以朔爲從來阿順容悅至此忽有善言若謂少孫不知朔之有他諫何其陋也陋則安能論人若固知之則何爲故作此語以誣朔蓋必朔臨終諫辭之中自有此將死言善之辭以冀帝之垂聽而少孫誤反其說以屬

於帝要之皆足見少孫之言之失實也由此觀之然則其所附益之滑稽傳亦何足深論乎而無如以滑稽二字加之於朔實自少孫而始且吾謂郭舍人等之不得入滑稽傳者乃其人之至卑而不足入而朔之不當入者則朔之至高而不至於入也滑稽者心近正而口不敢言視郭舍人等則優而視朔則絀之絀者也然卽滑稽二字之義少孫尙不能解則滑稽之冤甚矣乃索隱又引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真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觀仲生之辭氣竟不知其意爲褒朔抑爲貶朔

要之朔不冤之甚哉夫史遷之學識何如少孫長統使朔果死於遷成史記之前而當入則遷未必置之又何待後人之附益論議乎乃少孫長統於滑稽二字之訓詁楚辭史記之辭義先不能明而乃反議史記抑亦惑矣然更有可大異者夫仲長統以遷滑稽傳不稱東方朔爲非而桓譚以遷爲是其是與非且勿論要之皆顯然謂朔死在遷著史記之前不然有何傳內稱不稱之可辨乃太史公自序之索隱引桓譚則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則又謂朔未死而遷之史記已成爲問安有史記成於朔未死之前而遷乃入之於滑稽傳如長

統之說者且朔未死則自然遷不以朔入史記固無所謂不入之非又何從有所謂不入之是如桓譚之說者而譚乃謂之爲是則是譚於彼文謂遷著史記成而朔未死於此文則又謂史記成而遷已死顯然爲譚之兩岐也夫譚謂遷以書示朔者乃是解太史公之公字因朔而稱其設想之無理已甚其時相距未久遂已茫然肆爲謬說乃於遷朔之生死前後亦至兩岐卽其所說之非二者必居一於此此之不明何以尙論且並太史

公之公字不解何以敢強作解事謂揚雄爲聖人尊揚

雄爲孔子

譚新論云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貪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其仲尼

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今卽無論遷朔卒日之孰爲後先與譚言之牴牾卽以公字而論譚謂太史公是朔觀書時所署而遷卽用之試問天下古今安有是理卽如今人所著書示人人爲題籤曰某先生著爲問安有其本人卽將其書中無數自稱之詞改爲先生如其所題之籤者乎否則題籤者盡舉其書中自稱之詞而改爲先生乎有是理乎此雖童豎亦不作斯言也而譚乃言之以此無知妄作之譚乃謂揚雄爲聖人而人信之不亦異乎每怪宋元明之間多輕詆漢人而今矯枉則又每見漢人一字輒以爲懸日月不刊而不辨其是否則卽如

褚少孫桓譚仲長統輩之論識如此而衛宏乃至臆造太史公爲武帝所制官名位在丞相之上卽晉灼亦以宏言爲多不實司馬貞亦以宏言爲謬其可鑒者矣總之史記書中除今上本紀爲武帝未崩時所作體屬尊君之外餘凡爲列傳者無不皆爲已故之人故如朔若死於遷著史記之前則遷之不以傳入滑稽者自必有道何勞少孫代爲增入若朔死於其後如桓譚所云遷史記成以示朔者則少孫更安得以死於史記後之人妄入於遷之史記是少孫無一途可涉也自少孫以朔爲滑稽而朔滑稽之名遂著且當時又多誣傳朔事如

漢書傳贊所云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雖非其實然而當世既已誣之競相傳說於是朔滑稽之名益著而揚雄復妬之陷之由是乃並其傳聞之不實者而皆混其言中至毀之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夫此數句卽以文義而論試問以正諫穢德四字爲句成爲何文蓋雄意乃不肯於一句中專予以正諫二字而必以穢德二字繫之也且試問穢德似隱又成爲何文穢德二字吳祕解爲懷肉污衣歲更娶婦夫懷肉污衣歲更娶婦於隱何與何以乃爲似隱蓋雄意乃破時人之以朔隱爲

美德故於其似隱句中而漫以穢德二字加之也且雄方恐朔得託於柳下惠而爲朝隱祿隱乃並惠而亦鄉原仁賊之矣又何恤乎於朔之似隱而加以穢德之譖乎至於文義之不協所不顧也且安有一句中應諧不窮四字而乃劃爲兩項以應諧自爲應諧不窮自爲不窮下文分而承之者乎夫古今共此文義天下同此人心觀者試卽以數語之辭義繹之爲問合乎否乎且卽使朔之實爲懷肉污衣歲更娶婦乃細行耳卽書言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然就書辭正可見細行不矜之恐終累大德而非德之已累也若懷肉娶婦者其視美新投

閣爲何如而遂以爲穢德乎至其穢德似隱句下則繼之以非夷齊而是柳下惠之辭謂朔爲滑稽之雄遂因此而並謗及於柳下惠夫卽朔戒子令其處世守乎中和書中有首陽爲拙柱下爲工二語柱下或柳下之誤抑或惠戒子別有是柳下惠之語若今諸書傳寫柳惠則非亦甚不足爲異乃雄卽以此當朔之罪案然雄固自比孟子豈不見孟子以夷惠皆爲百世之師則卽聞惠之風者亦奚不可興起於百世之下何至非夷是惠卽成不可宥之爰書孟子分言聞伯夷之風聞柳下惠之風可見學夷者不必學惠學惠者不必學夷各行其是而其爲百世興起則一若如雄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其措辭語氣乃儼然卽是罪朔之定讞豈不大異且卽就夷惠二人而論亦安

有人生當治世而故令其子學夷齊者若如雄說假使童烏不夭雄將教以學夷齊乎然則雄何不自爲夷齊而覩顏事莽乎設如朔處雄世則不知其事莽否乎卽亦事莽亦不過與不學柳下惠之揚雄等耳何至如雄鄙朔鄙惠之甚乎故如雄以朔戒子飽食安坐之語爲朔罪者則亦不知其視雄之飽食安坐於莽朝者何如也其以以仕易農爲朔罪者則不知其視雄之以仕易當時之不肯仕莽而退歸爲農者何如也其以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戒其子以尙容爲朔罪者則不知雄反之乎抑蹈之乎不知其蹈之於莽世而反不足爲病否也

而雄乃以其滑稽之雄乎一語了結上文則即不必論滑稽二字之如何解詁亦不論朔之果爲滑稽與否而第以雄生平與其本書之所謂滑稽者相較其賢不肖當何如論之乎然而在雄殊不足論惟班固即以雄此段之語備錄之以爲漢書朔傳之贊殊不可解即使雄言果當固豈不當自爲贊辭而直錄雄辭奉爲定論且固所作朔傳中已明明載朔之諫上林諫董偃諫建章土木諸事則即顯然非雄貶辭之所可了贊中何以不及一言至其傳中云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夫既觀色則即不得謂之直諫直諫則不得謂之觀

色甚顯然也且如朔之諫上林諸事乃顯然拂逆人主之意若於此猶謂之觀色豈武帝先有不築上林之色不令董君入宣室之色爲朔所窺見乎固之爲此言者乃皆先橫一揚雄之說於胸中亦並不解滑稽之真訓而以談笑當之故雖譽辭而亦先之以毀也凡此者皆實平心以審其辭非予有所偏見抑吾有異於固者固於永平中獻兩都賦其序中謂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徒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下又申之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雅頌之亞三代同風等辭而比之於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其推相

如與朔不爲不至乃於漢書相如傳贊前則引司馬遷

美相如之言史記太史公曰至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及後今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遷之言也揚

雄以下之語班贊所加後人至並以闌入於史記而乃以雄騁鄭衛等毀相如

之辭綴屬於後夫美在前而毀在後是固之意主於毀

而與兩都賦序之說相反矣於朔傳則亦繁舉雄毀朔

之辭而不別爲一言是亦主於毀而與前之序說相反

矣不知何以前後不符如此且固之自爲矛盾不獨於

相如與朔也當永平初東平王蒼輔政開東閣延英固

時弱冠奏記說蒼有云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

忠終於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

善願將軍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

汨羅之恨其辭乃盛稱屈原夫旣云靈均納忠屈篇萬

世歸善則必更無可毀議矣乃其後日則又謂屈原露

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

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沉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

潔直與前辭判然相反若如其後說則前此之所謂納

忠而萬世歸善者安在且原旣苟求怨望至於如此尙

何所取其人而自况以求東平王隆照微之明申日昃

之聽乎蓋固之始圖說東平以進其身也則加原於膝

後乃一切務狗揚雄以遂其私也則墜原於淵是可見

凡雄之所非者皆固之所非即可見漢書相如與朔與遷之傳贊其卽就雄辭而貶之者與後貶原之意正同

不然何以一屈原而固乃進退霄壤之若是

雄所妬者司馬相如

東方朔司馬遷三人故觸處讒毀之固所妬者遷而正藉雄爲先導故旣觸處讒毀之而又如雄之毀以毀及相如與朔所以相如朔遷之三傳贊皆列雄辭而遷雄兩傳皆卽錄其自序雄傳贊又列遷辭以雄一人浸潤往復於諸傳之中固計視雄尤巧至如固少尊屈原而後乃非之者以固先時尙未藉雄狼狽後惟雄言是祖則又狗雄之反又如魏文典論論文謂班固於傳毅離騷轉而謗屈矣

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以爲固譏然而固之顛倒者又豈獨文人相輕而已至固於朔傳贊引雄言之前先之云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卽以此言而論朔喜爲庸人誦說蓋有之矣若云不能持論卽如朔之諫上林諫董偃等辭至於謾諤如彼而猶謂不能持論然則必如何而後爲能於持論乎夫固旣以不能持論之說爲然則朔傳中何以載諸諫語旣傳中載諸諫語何以贊中反以不能持論之說爲然且劉向之言卽如其說亦不過謂得自人言而非爲實據乃所載之諫語則是實據而非比傳言何以反就向虛聞傳說之人言以抹倒朔顯然陳奏之實據是則向言之亦失實卽據固所作之朔傳而已明然若以固

之矯誣如下篇所明者則此語亦或未必定出於向歆
蓋固於朔傳不得不載其諫辭者以朔之奏牘實顯傳
於當世作史者不得不入也然入之而終引向雄貶朔
之辭以爲贊者則是以貶爲定論而其諫卽不過以雄
正諫似直之一語了之也可見固亦非無謂矣夫以雄
毀朔之居心深曲而論雖未必爲固所盡知然如固漢
書卽以雄自作之傳爲其傳則又固之資藉乎雄以誣
陷司馬遷者其居心險曲正復與雄一轍更待下篇明
之要之雄以毀朔而因毀惠以絕朔之依託一經揭破
其辭固自顯然夫毀朔而波及者且上逮乎惠遑論毀

長卿而波及於藺相如乎故解嘲之首以藺生爲不能
與並者譏藺而意在長卿也而其設長卿竊貲東方割
名二語之故至此亦可以明矣至其舉藺生等數輩之
人與事令觀者不倫不類乃雄之故混以惑人雄惟主
於就諸人而陪出其竊貲割名之二語餘則在所不論
然數輩中無論何人何事而皆與其太元何涉乃以論
元而突舉不相屬之數人以爲不能與並則其爲架空
譏毀之蜚蜮抑亦可以立見夫雄何仇於相如與朔乃
至深文如此此理所當無而爲事所或有孟子曰逢蒙
思羿爲愈已於是殺羿蓋仇其所自古有之至其

所以如是之故則非君子之所及知然雄之賦則去相如遠甚乃又自揣其終不能盡羿而妬之者若朔之賦亦必至工班固兩都賦序所稱相如朔等之作皆是指賦前後文義顯然漢書謂朔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禰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等篇諒雄時所傳尙不止此文心雕龍詮賦篇云臯朔以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是矣且雄之所以妬朔者則以其生平文辭除相如外皆是學朔其劇秦美新學相如之封禪文而解嘲解難則摹仿朔之非有先生論答客難逮後班固之答賓戲亦效之文心雕龍封禪篇云

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劇新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遁辭故兼包神怪可見雄效相如人所共見而其言之詭遁亦人所共見矣其雜文篇云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曰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辯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可見雄之效朔人所共見而其言之諧謔亦人所共見矣今卽以諧謔二字論之夫解嘲者乃雄因其太元而作之文太元者乃雄自謂擬易而作之書元而上以擬易解嘲而專爲論元則其措辭宜如何莊肅慎重而乃雜之諧謔主

於自釋為工諧諛二字非即其論相如之所謂俳優者乎非即其論朔之所謂滑稽者乎夫相如無論其不俳優即俳優亦不過屬於文章之辭賦朔無論非滑稽即滑稽亦不過屬於暇日之語言若雄則以擬易之書自比於宓犧文王孔子而乃以人未稱道肆為諧諛以自辯釋叫囂其於相如與朔自問何如而美新之詭言遁辭則又視相如與朔何如也此則劉勰之以諧諛論雄者而非予今日之私言且劉勰乃服膺乎雄之人更異於予今日之立論勰之宗經篇云揚子比彫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又詮賦篇云此揚子所以追悔於彫

蟲貽諂於霧縠者也又銘箴篇云揚雄虞箴二十五篇

及崔胡補綴云云信所謂返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

代者也又書記篇云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歆與雄

書及雄答書皆好事者偽作後篇明之又雜文篇云揚雄覃思文閣業深

綜述碎文璣語筆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觀於以

上諸辭勰之傾倒於雄不為不至以如是之傾倒而猶

謂其美新為詭言遁辭解嘲為雜以諧諛則正見勰之

一秉至公絕無偏見其所論斷雖至辯亦無可辭至勰

之哀弔篇則又云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

其言惻愴斷而能悲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

辭韻沉隄此則勰之但論文體而未喻文意者蓋以文體而言其優劣所論誠當至於其作文之意則迥然不同相如之哀二世文乃其從武帝過宜春宮時特奏此賦以爲規諫故其辭云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此其納忠犯顏節概千載以下讀之猶復令人凜凜蓋武帝信讒喜佞故相如以此切言極諫而東方朔將死猶引詩青蠅爲諫而曰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即節錄相如與朔之此數語則二人之生平已可概見尙何俟乎煩言在相如與朔卽此二諫亦不失爲骨鯁之臣

而武帝之所以終非闇主者未嘗非尙能納諫如當時直言之董仲舒汲黯等帝尙以其辯知閎達言之於朔卽相如與朔之直諫亦頗見容則非拒諫飾非之主比也然汲黯言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帝怒爲之變色罷朝公卿皆爲黯懼若相如與朔之以殿紂秦二世顯然比戒視黯此言奚啻過之當時又豈能計及必不觸帝不可知之怒乎夫相如之爲哀二世文其辭之忠諫如此若雄之反離騷卽如其自言之意亦不過云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其去相如哀二世文忠君愛國之意甚遠也至以其辭而論名曰反

騷而其所謂反者以文章而言乃不過就騷語以豈字何字反字焉字恐字奚字奚必何必等字虚空掉弄而即謂之反並無別有反辭其才力之捉襟肘見誠如劉勰所謂寡畧沉臆然其所以作之之意尚並非無因也雄固自言之矣其自作之序傳云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而反之云云則顯然其發洩憤懣而以靦仕莽世強託於不遇之龍蛇反以屈原之沉身為不必自為解免之地其云何必沉身者乃正謂不妨仕莽耳或謂

作反騷在仕莽之前焉有此意辭中漢十世陽朔之語可證不知反騷載其自序之中自序作於仕莽之後則

倒填正不然騷也乃曷為而反之且即觀其廣騷之名其偽技日畔牢愁其意灼然可見然則雄之弔屈安能與相如之弔二世相提並論是則勰之未審也又勰之誄碑篇云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夫煩穢二字似無多辭而實足以燭雄秉筆作誄之意元后為漢元帝之后王莽之姑莽自篡立為真皇帝向后逼脅出傳國璽以張永偽獻符命改去漢字稱后為新室文母太后太皇太后至是崩莽詔大夫揚雄作誄誄辭之穢者以頌莽也穢而加之以煩者非煩不足以極其頌莽之致也此雕龍所以謂之煩穢辭之首句云新室文母太后崩銘之首云

維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皇帝西陵昌意實
生高陽純德虞帝此頌太后實以頌莽漢書后傳云莽
自謂黃帝及舜之後也其後文云天生聖姿豫有禪禎
此謂后爲聖而早有爲漢禪莽之禎祥也後又云博選
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則以莽爲明聖而
佐命矣後又云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衆瑞正我黃
來火德將滅惟后於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天折
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譴在於前屬
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
聖新代於漢劉受祚於天漢祖承命赤傳於黃攝帝受

禪立爲眞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
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墮有傾等語其辭不
可謂不煩更不可謂不穢惟穢故煩惟煩益穢其云勉
進大聖天祚聖新一切等辭固屬極於頌莽而其所云
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天折祖宗之愆譴在於前漢
祖承命等語則直言毀漢朝至以漢爲天譴受譴卽漢
之祖宗亦承天命而甘受黜廢其忍心害理不知當時
何以執筆且平帝年十四爲莽藥酒所鳩莽旋又連弑
孺子雄在漢身仕四朝目極慘傷乃忍於莽朝寫出哀
平天折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譴在於前等語且至愆咎

於其祖宗雖千載以下觀之猶足令人髮指此又豈煩穢二字之所能盡評在勰評以煩穢但就文體而言然如其詮賦篇尙謂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不思雄至忍爲此等之文尙何雕蟲霧縠之足恥而何悔之云乎且雄以東方朔之懷肉爲割名爲穢德不知雄毀朔穢德之穢以視勰評雄煩穢之穢二者果孰穢乎而雄亦未知因誅而割名否乎莽之篡漢亦未知愈於相如之竊貲否乎已之聖莽亦未知愈於柳下惠之妄譽否乎莽爲聖人已亦爲聖人而相如則俳優矣朔則滑稽矣且柳下惠亦鄉原仁賊矣何以莽雄之視相

如與朔與惠其賢不肖乃相懸若此乎嗚呼雄何爲而至於此乎夫劉勰非不推服於雄者而乃亦加以詭遁諧謔煩穢之辭正見勰之一秉至公絕無成見然勰亦但議其文之形跡而未喻其居心也勰方未嘗以其毀相如與朔爲非更何嘗知其毀及於惠方以其汚曲止於美新頌莽一端而豈知其毀相如毀朔以至於毀惠者乃欲伸已之法言太元自廁於聖賢之列卽已之辭賦亦飾爲戒諫以居於諍臣君子之列而又惡相如朔等之辭賦文章爲已所從出且已又聖賢君子也而不肯與之同科於是不得不極詆二人使之無所容身然

後已乃名成而德劭故其詆惠者使朔之無所容身也
 若不詆惠則朔猶有所容身觀其法言中以朔為非隱
 似隱而是柳下惠下即劫之曰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
 歟然後著惠以鄉原仁賊則即顯然其因朔詆惠之供
 詞證狀並不自諱其言蓋雄之無所忌憚於美新誅后
 之顯然得罪於天下後世者且恬然不顧遑顧及其書
 中讒惠之片詞乎凡此皆勰所未知則即其所以穢之
 者固未盡其致矣雄以穢隱等語讒朔後人震於雄名
 多不能辨又如嵇康詩題云東方朔
 至清而其首二句猶云外以貪汚內貞穢身滑稽隱名
 則仍為雄所惑矣至下二句乃云不為世累所撓所欲
 不足無營是叔夜終能見朔之真品誼故推之曰至清
 夫既至清又有何貪汚穢身乎於康之引用雄言而歸

於矛盾足見讒人之罔極然康明用雄言而猶曰至清
 則正與勰之雖尊雄而又謂其詭遁煩穢者同為直道
 之不可掩矣 至予此篇之發端始於解嘲之竊嘗割名以申

言至此則當仍論解嘲夫解嘲乃直勦襲朔客難之辭
 以成其篇其至顯明者客難云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而解嘲云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客難云使蘇
 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得望常侍
 郎而解嘲云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高得待詔下觸聞
 罷又安得青紫豈非逐辭勦襲客難云今予大夫修先
 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
 於竹帛屑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

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云云而解嘲云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得畫一奇出一策顧而作太元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然而位不過侍郎云云豈非逐辭勦襲客難云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而解嘲云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

豈非逐辭勦襲雄惟不明舉朔辭之蘇秦張儀耳然朔辭正惟篇首發於儀秦是以中間言及戰國以答客難乃爲合於文理雄則止圖勦襲朔文並不顧已辭不言儀秦則無從劈空有人以戰國之來脉不過見朔曰周室大壞云云而卽襲之曰周罔解結見朔曰并爲十二而卽襲之曰離爲十二并爲戰國見朔曰得士者彊失士者亡而卽襲之曰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抑吾不解戰國時之得士失士存亡所關乃僅以貧富論者何也則以只顧協上下文君臣存三字之韻調而不顧其義之安也至雄戰國之伏脉自恃前文有上說人主壹縱壹

衡二語然雄當漢一統承平已久之時其文並非如客
難之原假儀秦以立言爲問縱橫之意從何而至而乃
無端曰說主縱衡何爲者則雄原亦暗襲客難之儀秦
以諱飾而致伏脉先無理也且解嘲所以辯元元所以
擬易非朔之空言客難比也焉有號稱擬易之元方且
自命聖賢而乃先羨及戰國游說縱橫之士者且客難
雖發端儀秦而繼以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云云正謂已學之不同於儀秦而已在儀秦之外也解
嘲之說主縱衡等語則直勦襲而歸於已身自况何爲
者亦可謂不善襲矣又如客難云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
爲虎不用則爲鼠而解嘲卽襲之曰當塗者入青雲失
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又如
客難云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
安是遇其時也而解嘲卽襲之曰蕭規曹隨留侯畫策
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阨隕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
其時之可爲也抑吾不解易朔之邱山獨屬泰山而又
卽以朔句之邱字化爲下句之阨隕何也
朔隨舉邱山乃形容無定
之辭義非必於邱山也雄襲之而就
分爲一句山一句邱不知是何辭義則以避朔功若邱

山之成句而不顧其義之安也又如客難云計同范蠡忠合子胥與燕用樂毅數語相連而解嘲卽云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語亦相連又如客難云譬若鷺鴒而解嘲卽云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此等亦復乘便襲之客難之篇短解嘲之篇長然解嘲所增不過皆就客難中之一語而疊爲二三並不出其言外是雄作解嘲時明明置客難反覆於案前逐句就爲摹襲蓋雄所以作解嘲者原以朔爲粉本若無此本摹襲則解嘲無自而成故卽前所摹襲之辭而客難之大致已盡解嘲之襲跡已全乃其不

摹襲者亦有二焉而其二者則因雄與朔之人品懸殊以至於不相襲一則客難之大意原亦主言榮顯然謂雖不得榮顯而士不可以不修身故其篇首旣云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而於篇中安敢望常侍郎以下則明之以時異事異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乃引鼓鐘鶴鳴兩詩繼之以太公體行仁義士所以孳孳敏行不怠及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等語是客難之立言主於自勉以修身終折中於聖賢之道也解嘲乃惟置修身於不言而但歸於知元守元不過空嵌以守道之極守德之宅二語竟不知其元默寂寞之所

謂道德者安在若謂元之所包者大修身即在其中則即觀其篇中之所以言元者而已可見矣違俟他論乎

如所云范蔡以下何必元為問其元為何元乎范蔡以下何必

元成何文義理解要無非觀觀富貴發洩不平所尤異者法言至以范蔡與孔子相較云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范蔡者聖人乎若范蔡其如聖何無論其不成文理其立心之鄙悻恐雖范蔡亦不任受也而班固答賓戲則合朔雄自喻而亦云蘇張范蔡不知言范蔡與言蘇張既已懸絕且固並以朔雄自喻而又助雄毀朔反覆之要之雄直不言修身惟態乃如是之毀譽由已所便哉

自誇其元之道德而其道德者乃自託於清靜寂寞解

云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即時人所譏惟寂寞爰清靜者是也史記云李耳無為自是老子五千言之道德並非吾儒之達道化清靜自正

達德也此其篇中全勦客難之浮辭而獨不勦其修身

歸宿之正論者其一也一則解嘲之意主於即就其辭

而以譏陷人乃朔客難中所本無之意且即就其文中

而圖陷朔則更為客難中之所無故解嘲於篇末特增

藺生四皓數語以疊出其長卿竊貲東方割名之辭而

後雄之意盡雄之計得矣此則亦為雄之不勦襲於客

難而別增成其為反噬之譏語者又其一也舍此二者

之外則固逐辭無不勦襲者矣此客難所以為解嘲之

粉本也然吾特不解雄方置朔此文於案前一摹仿

勦襲何以忍即於此篇中下石而譏陷之其視蓬蒙之

於羿不愈甚乎且其陷相如之意則又甚於陷朔今試更卽其自作傳中所以位置解嘲之地燭而論之夫其解嘲一篇乃雄所以自明其元者是著元在前而解嘲在後則傳中自當先言著元乃雄反先列解嘲於前而既列解嘲於前則其下文卽言著元可也夫解嘲以言守元下文以言著元其脈絡正相聯貫中間於賦何與且卽謂已賦不作而著元亦更於相如何與乃雄於解嘲末句默然獨守吾太元之下卽繼之云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云云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

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等語雄於解嘲下無端插此一段然後乃云而大潭思渾天下文自誇其元之臻乎至極試問言屬著元何與於賦言已輟不作賦何與於相如言著元而已不作賦何與於神仙卽使賦勸而不止覽者已過然卽雄上文亦云賦將以風既迺歸之於正則亦何至遂似俳優其云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者則又於陷相如之中而並及東方朔蓋雄見褚少孫以朔續入史記滑稽傳而與髡孟同列而已著書又謂朔應

諧似優以朔為滑稽之雄則言髡孟即不啻言朔而相如亦入其一網之中史記立滑稽傳非為甚貶乃以示褒惟又不合顯然深譽所以量名

曰滑稽其義至精其傳中載優旃優孟二人乃言其所業是優而尚能諷諫所以褒之並非謂滑稽之為優也自褚少孫不明其義而雄藉和之於是直以滑稽二字不啻當優字解所以少孫以東方朔添入滑稽乃雄即藉謂其應諧似優而史記滑稽傳原載淳于髡優孟二人雄即藉以髡孟連言陷司馬相如謂其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是不獨誣相如與朔為優即髡亦枉而優之而髡名陷於千古矣其實只是滑稽傳中適有業優之旃孟二人而雄遂假其優字貫穿以優相如優朔而並以優別與孟子同傳之髡讓人之口可畏如是然實有至易明者雄云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若如其此句之文義則必髡原為優人與旃孟相同然後其言可通也乃髡並非是優何以雄於俳優下接以髡名則其語之不直不通顯然可見豈得以其與優旃優孟同傳而即優之乎若然則髡又別與孟荀同傳矣豈雄亦即可孟荀之乎夫史記立滑稽傳並未嘗立俳優

傳也若如雄所云俳優髡孟則是非滑稽而為俳優傳矣以是而重枉史記所以立傳命名之精義反量子而為賤忽其悖然獨不思既言已之輟賦不為可見已賦不亦甚乎

亦在俳優之列若云已賦不在其列則可見已賦異於相如勸而不止之俳優矣何以承上文而云輟不復為乃既因俳優而輟矣則已賦亦正俳優矣何以上文不自舉俳優之賦如甘泉之正以神仙諛成帝以王母諛昭儀者以自悔而反遠及於相如以神仙寓風之大人賦何為者即以王母為美人清盧蛾眉顯然獻諛大人而上壽兮是以王母為美人清盧蛾眉顯然獻諛大人賦云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是

以王母爲怪獸白首穴處顯然陳諫爲問一賦孰俳優
乎而乃反俳優相如而不俳優乎已何爲者且雄於俳
優句下云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尤不可解夫其以賦
爲歸於正然覽者已過以至比之俳優是謂凡賦皆不
正顯然不能謂賦之中又別有所謂正賦也若如所說
俳優非詩賦之正則是別有正賦如使有之則雄奚不
擇正者爲之而乃槩曰較不復爲何爲者且既有賢人
君子之正賦則其賦必不甚劣於元義即雄更不必貶
賦而後言元矣而乃故於正賦之外專舉俳優不正之
賦以况元何爲者則未知雄又將以何言解此豈得云

此賦字乃賦比興之賦而非詩賦之賦乎彼固明明以

賦配詩爲實象矣

雄此段專言賦而此句忽加以詩字者乃以上文極力貶賦難以挽回復

使賦中有所謂正故計加詩字而隱然假三百篇以挽之如是則賦雖不正而亦可以有正者矣如是則相如之賦雖不正而已賦則然則雄意乃真不可解乎非也

賢人君子詩賦之正矣然則雄意乃真不可解乎非也

雄因以相如爲俳優而恐人或謂已實蹈之則必別爲

詩賦之正之一語然後相如自爲俳優而已賦猶得遁

於賢人君子之列猶之自言已賦固有夢鳳夢臧之佳

話不同也而無如其較不復爲之原以其俳優之故何

哉雄既造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一語異於俳優而可以自託然則即其較不復爲之語何不可一併不設而日吾之賦自別爲詩賦之正者乎而乃不得不設此語者一則以已賦無異於相如雖自飾而實爲人所共見

若不言輒則仍無以陷相如一則序傳中明明自列四賦若無此語轉關則不獨無以陷相如御已亦無由盛誇太元法言之造極故不得不設此語耳要之由解嘲而言及著元中間何爲插此一段其插之者乃故爲安設械阱於此地而使人不覺然而一經指破則如犀燭之明人人共見蓋彼故以此數語緊接於解嘲之後使與竊貲割名二語之地步連屬相承則卽以俳優髡孟爲讒以竊貲割名之加功而竊貲割名乃卽是謗以俳優髡孟之左證觀其貶賦數辭由淺至深層層剝出亦可謂煞費苦心矣且雄之解嘲解難二篇乃皆所以辯明其元者而雄用心之曲則於自序中以解嘲位置於著元之前隨間入俳

優之語以陷相如然後乃序著元其解難則列於著元之後乃於篇後則又設爲浮辭以趨其所著之法言而卽於浮辭中又以毀司馬遷其解難之篇終云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卽繼之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象論語號曰法言其辭如此夫雄之法言與遷之史記無涉也法言旣擬論語未見論語爲糾正前史而爲之者若以

史記屬於子類則其目亦卽在上文所云諸子之中何爲於諸子內又專舉出太史公而特貶之若以史記屬於史類則與法言體例各別卽使是非頗謬何爲乃取遠不相涉之書而越貶之况觀法言凡所評論諸人亦未嘗出於史記範圍之外至法言所恃者乃以推尊孔孟之故然法言中之尊孔子者亦止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孔子之道不可小歟仲尼駕說者也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孔子習周公者也孔子鑄顏淵矣顏苦孔之卓顏常晞夫子矣及好書而不要諸仲尼者書肆也說鈴也等句一切貌爲艱深而實淺易之辭其文義至平順

可讀者不過或問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答以諸子知異於孔子而孟子不異數語卽以此論其視太史公稱孔子之辭爲何如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自孟子稱生民未有之後誰能作如此語此數語者自太史公發之雖千百世莫之能易卽今孔子大成至聖先師之號大成二字出於孟子先師二字出於禮記而至聖二字則出於太史公

至聖二字出中庸而以稱

孔子則然則自孟子後知尊孔子而善言孔子者莫太

史公若矣爲問法言中之稱孔子者有一語似太史公之肅穆中正否乎且雄旣知尊孔子矣何以其書中乃少稱孔子而反多稱仲尼至云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甚至於直稱孟子爲軻而與荆軻相混故作疑辭然後分其勇盜宛然兒戲又疊稱顏淵爲顏氏子顏氏之子夫孔子稱淵爲顏氏之子者以師稱弟分所當然也雄何故而敢爲此稱以予合觀雄諸方之文義乃直並顏氏之子當爲以師命弟之稱而雄俱不解此在觀者必以予言爲過而不知其信然卽以此地本文而論若謂其文義無乖何以稱顏淵爲顏氏之子乃至稱伯牛

爲冉氏之孫閔子騫爲閔氏之孫直是狂易之語且試觀其問道篇之此辭云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噫嘻此何語乎豈有此古奧之漢文乎正不知爲之注者何以忍執筆而阿順之矣至顏閔爲聖門大賢雄以之爲篇名何以不稱顏閔而乃稱爲淵騫篇乎雖曰字也豈後世雄所以當稱爲書之篇名者乎至其辭云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噫嘻此又何言乎然文義姑置

勿論而專論稱謂或曰太史公孔子世家之前文亦嘗
 一稱仲尼矣然彼辭云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云
 云乃屬乎魯地而稱之非太史公自稱之也即史公於
 世家中之季桓子孔文子吳使陳使及陳蔡大夫叔孫
 氏車子鉏商等辭亦皆稱仲尼乃屬乎桓子諸人而稱
 之非史公自稱之也彼所據者原文原事非稱仲尼則
 不合於其所稱絕與太史公自措之辭無與且世家中
 乃亦有據原文稱孔某者如孟釐子誠其子懿子曰孔
 某聖人之後又人問子路曰是魯孔某歟及孔子自言
 曰某已習其曲矣後世知某者以春秋亦非史公之稱

之與其篇中仲尼同也若史公自稱之辭則史記中多

至二百句無不稱為孔子其尊聖如此史記凡稱孔子

分別一一與論語無異即此稱謂一端已足以夫漢世

去孔子未遠仲尼之稱原未盡息於人口故漢人文辭

之稱仲尼者往往有之然稱仲尼於行文之地則可若

孔子世家與雄之法言乃專為尊聖明道而作者宜何

如分明鄭重且即其下筆時亦自然稱孔子為安而順

稱仲尼反為矯而逆也何為雄也而反肆稱仲尼乎且

世家中亦稱顏氏之子矣乃孔子稱之曰有是哉顏氏

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非史公之稱之也誰歟雄也

而敢稱顏氏之子乎夫雄毀遷爲不與聖人同乃卽聖人之稱謂而雄已肆無忌憚若此其視遷爲何如遑論其他所尤可異者雄以毀遷之辭自入其傳中而乃原卽以此一段弁其法言之首直悍然榜署其法言乃專爲正史遷而作或曰世所傳李軌單注十三卷法言本並未以遷是非謬聖之語弁於其首則弁首者蓋出於宋咸等所加安得以是誣雄曰陷遷之語明明乃雄自序中冠於法言之前以明其法言之所以作者安見弁首之非出於原本然卽使爲後人所加而其在自序中者則固雄所著也何誣之有自序爲弁首所從出則卽不弁首亦無異於弁至其弁首內已有司馬光注一條則弁在光前可知總之雄明明自以法言因太史公之謬聖而作也今卽不設他問惟問其法言乃自以爲擬論語者試問擬論語之書於遷何與且其書語並不

涉遷而何以專爲遷作乎且雄辭於史公是非頗謬之下句卽云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若如其文義則必其所以應人者卽是設爲人問遷於雄之語然後其辭乃合乃其書中並無一條以遷發問是遷自遷問自問史記自史記法言自法言耳何以以問雄緊屬於遷謬是非之下無端故署毀遷之語爲其所以著法言之緣起乎至其謂時人問雄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正不知其法爲何法王氏謨譏雄法言二字本莊子寓言亦甚不可解矣夫太史公創爲史記上繼春秋足使隨時隨世考實正名彰善癉惡誠六經之羽翼百代之日星是以自漢以來

則效纘承莫之能外卽其推尊孔子折中至聖之語正見其主聖爲經是非不謬且如春秋以後曲學爭鳴諸子之書亦復粲然可觀卽今所傳墨子觀之尙近理亂眞乃太史公於諸家毅然擯斥絕無一傳惟於老莊有虛無自然之可歸尙非惑世誣民之甚者爲之立傳而猶儕之於申韓之列又於荀卿傳中謂莊周等猾稽亂俗猾與滑通如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云無助狡滑釋文云滑又作猾是也可見辨別分明其以莊周爲滑稽者乃謂其浮辭則滑利而多正言則稽留而寡故莊傳謂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寓言之多卽是滑曰大抵率寓言可見正言之少則

卽是稽此莊子之所以爲滑稽卽前滑稽之解符於說文者也寓言之多卽猾稽之注腳若誤解滑稽則莊周並未嘗爲諧謔而何滑稽之有至孟子荀卿與淳于髡慎到騶奭同傳此五人者似屬不倫然如以孟子而論當太史公之時孟子之聲譽未明非如後世赫然尊爲孔孟趙岐孟子題辭云秦焚滅經術孟子書因號爲諸子得不泯絕可見其時孟子未甚聲稱迨漢文時雖以孟子與論語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後乃又罷傳記獨立五經當時五經之外皆稱傳記則孟子亦在罷列逮平帝時徵天下通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其中又獨去孟子則

可見其時孟子聲譽未明且卽漢初孔墨猶且並稱故當太史公時孟子固猶在諸子之列太史公雖知尊孟而又不能獨立一傳致與孔子世家格礙是以與諸子合而傳之然太史公於傳首則先舉梁惠王問利國與夫子罕言利放於利之語兩相比附又篇中以孟子稱太王去邠比於孔子之不答問陳而曰此豈阿世俗苟好顯然以孔孟並稱尊之如此至下文論同傳之淳于髡慎到騶奭則曰各著書以干世主乃與鄒衍稷下並稱其卑之如彼於此可見太史公之以孟子與諸人同傳者乃當時情事使然此讀書所以必須論世然雖同

傳而非一轍且顯然置辭相反則讀書不可掉以輕心自太史公舉孔孟以並論之後至後漢之末趙岐專注孟子乃以孟子與孔子比况其以梁惠王問利而答仁義比於衛靈公問陳而答俎豆所錄仍卽史記之辭可見史記已爲定論而史記以前無之然則自太史公以前知尊孟子而善言孟子者亦莫太史公若矣則後世孔孟之所以並稱者乃自太史公而始矣後世稱孔子爲至聖自太史公始後世以孔孟並稱亦自太史公始然則太史公之言固可謂百世之師矣振聾啟聵其誰察之至其傳荀卿之辭則次於孟子而亦肩隨於孟子何以見之其以荀卿爲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數萬言

者今必先明道德二字之解而後可喻此言夫史記凡舉諸子而稱道德者其道德皆指老子之學卽觀老子傳贊皆原於道德之意一語可見並非如後世讀史記此語者誤認爲統言儒墨之道德曰儒墨道德者謂孔墨與老子也曰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非以荀爲學雜儒墨老子也乃以戰國時儒墨並稱老莊之說亦熾荀則較量三家所以行事之實效而推驗之以明乎墨老之卒歸於壞而儒之終要於興是以伸儒而黜墨老著書垂世故荀子有儒效篇其篇中所云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鄒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

君子之所長者卽荀子以儒爲興以墨老爲壞之明證也夫是之謂推其興壞並非太史公以卿爲雜墨老也並非儒墨老三家各有所謂興壞也若卿學之亦與髡奭等迥別則卽於卿傳首舉衍奭髡之辭而見之其辭云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不顯然與推三家之興壞以著書尊儒者大異乎是太史公抑又於諸子中獨知尊荀子而善言荀子此皆太史公以前所未及見然則後世孟荀之所以並稱者亦自太史公而始矣然其尊荀與尊孟乃又甚覺不同則後世之以荀爲小疵者亦卽自太史公而始矣至如淳于髡之傳史記兩見一見

夢吟堂文說 卷九 奇
此傳一見滑稽傳非太史公之重複也夫自漢書以後
人各一傳必無彼此一語之相出入者乃後世因史記
之體例而爲之而史記之例出創爲則不必膠柱而反
先效後世如其於伯夷列傳而忽厠顏淵屈原列傳而
多抒己語豈蕪雜哉文之至情之正也固不得以後人
效史公之體而反議史公若淳于髡之列於兩傳者以
髡之爲人本難位置若以爲諧謔而其人亦當世之賢
若以爲賢而其賢乃卽出之諧謔故史遷於此傳及滑
稽傳兩列之而後適夾出其爲人使之無枉情亦無溢
量其列之滑稽而與優孟優旃同傳者則褒中之貶以

爲雖賢而亦滑稽其列之此而與孟子荀卿同傳者則
貶中之褒謂雖滑稽而原賢者不然則一人之不應入
於兩傳及孟荀之與旃孟霄壤懸殊此亦何難知而謂
史公不知之而顧蹈之乎蓋其界限分於傳中之立言
並非同傳而必皆爲一轍也乃觀髡之入此傳而前所
解之滑稽二字愈明夫滑稽者謂浮言則滑利而多形
正言則稽留而難出也惟以其於浮言中猶能少寓正
言是以爲滑稽立傳而猶賢之其少寓正言者於滑稽
傳則曰談言微中於此傳則曰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
善言夫談言中而僅於微得善言而止於時有則明明

形容其正論稽遲之意象故微字時有字乃即宛然體
出滑稽二字而為之注脚也

太史公以莊周為滑稽曰大抵率寓言正見善言之

少有也以淳于髡為滑稽曰時有得善言正見寓言之率多也二人之跡雖異而其為滑稽則同此滑稽所以通謂之談言微中不然莊周與髡與優旃優孟相去遠矣何以皆謂之滑稽故必明乎滑稽之字義而後可喻也

不特此也其形容措語之精如此傳中炙轂過三字更即太史公自為其談言微中及時得善言二語之註脚太史公小學深通文章極至即語助虛辭亦不致妄下一字如髡傳上句云久與處時有得善言而下即繼之云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則炙轂過三字正以表明時有善言之句義所以謂之故曰凡上

句為某辭而下稱故曰即其下文未有非即昭合其上句之辭義者而後世或不合或不察即史記此等至精之辭義而人亦漫然讀之直似炙轂過三字與上文時得善言之辭義兩不相涉者文理不明如此何怪不能解滑稽二字乎然則何以謂之炙轂過蓋凡物之滑利流轉者莫過於車轂則轂正所以喻滑稽之滑然轂非塗以脂膏即稽遲而不便於流轉則炙轂過乃所以轉滑中之稽炙者即是塗脂膏之謂脂膏屬於炙而不屬於過說文云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則脂膏正屬於从肉之炙釋器云肉謂之羹魚謂之鮓二語互文故公食

大夫禮亦有牛鮪考工記梓人注以脂為牛羊屬鮪卽是脂則一舉肉而脂在其中是以塗轂之脂膏卽在炙

字之中而過則過而不留之虛字

劉向雖通人而非如太史公之極明小學

又不體會文義習於炙字之偏流為火而遺其本義之肉因見炙轂過之辭義當為塗脂而不知脂之所在故臆揣脂膏為屬過字以致別錄破過為轆以轆為車之盛膏器卽如其說然轆上加轂顯無文義故索隱又引劉克莊以為轂為衍字然無轂字何以合傳文語意於是索隱又以為非而謂過與鍋相近是盛脂器則仍別錄而用過本字遂自以為別是一說凡此以過為器皆是臆解轆字禮記雜記以其杖關轂而轆輪者正義與釋文皆訓轆為迴釋名云轆裹也裹軛頭也並非轆為盛膏之器其盛膏器說文作楯於義為得何也凡膏非施於一用豈能逐用各為一字說文之楯从木自可施於衆用斷無獨車膏別以从車之轆字為名之理且若實以小學而論則轆者乃謂所以裹車者而已卽雜記正義之訓迴者亦非雜記乃裹輪耳斷乎與膏器無涉亦

不能牽合為通楯况史記本不作轆其義尤為隔絕此等豈能震於劉向之名而信之至索隱謂過字近鍋更不足論然亦可見其已不以轆字為然無如其誤認脂膏為屬過之見不能除也若集解引左思賦注謂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則以過為經過之字較為合矣然彼不知脂屬於炙則所過之脂膏句中又從何而來迨後六書故解輶為幹旋而非是器謂以脂澤轂中炙而輶之則滑而易轉以譬髡之滑稽無滯然既不解炙字仍是脂膏無從而來又不解稽字何以比髡滑稽易轉是紛紛解說雖或彼善於此而終於不能解則同此以上乃以言諸家之不明小學者至其不能體會文義則尤可異夫史記之炙轂過三字乃以證上文久與髡處時有得善言之句義上乃文言而此以輿諺表之也其上文並未言髡之多智更何嘗謂其智之難盡則炙轂過句中何從而有此義證之乃別錄之破過為輶者既云炙膏難盡猶有餘流以比喻髡之智不盡卽左思賦注之解過為本字者亦云言其多智難盡是凡解此句者先橫多智難盡之見於胸中豈知諺以千里試思史記安有上句言久與處時有得善言而下云故曰多智難盡者且上句之時有明明言其少豈能下

句反證其多何况與智無涉似此不顧文義何以解訓
 要其故仍由於不明小學之滑稽夫樛里傳之滑稽多
 智四字滑稽自是滑稽多智自是多智其多智但指樛
 里一人並非滑稽即是多智乃諸家昧昧即以多智屬
 於滑稽所以於此傳史公並不言髡之多智者無端添
 入此言以為其炙轂過之解豈知樛里之多智者乃別
 謂其智囊囊雖以狀其稽然智與滑稽無涉而滑稽傳
 言淳于髡亦止云滑稽多辯並非多辯即是多智也夫
 諸家於滑稽於炙字過字皆不能解於樛里傳之滑稽多智所以
 證時得善言者又不能解於樛里傳之滑稽多智又不
 能解而反牽曳樛里之多
 曰炙轂過者三字必須分解
 智以解此句豈不異乎
 其謂之轂者謂髡平居多滑利浮言正如轂之滑利流
 轉此其所以為滑然髡雖滑而於正言則又稽留正如
 轂雖滑而其著土則又滯留此其所以為稽以轂象形
 容滑稽精妙孰逾於此其謂之炙轂者謂髡於正言雖

稽留而與久處則又時得善言以適於用正如轂之著
 土雖滯留而炙以脂膏則又時得潤澤以適於用即觀
 今之行車者莫不如是以炙轂形容滑稽之相濟精妙
 孰逾於此其謂之炙轂過者謂髡之善言既久稽而後
 時有然乍有乃即已又無是過而復稽正如轂之炙膏
 既久滯而後時有然甫有乃即已又過而復滯以炙轂
 過形容髡善言之雖無而又時有雖有而又即無以盡
 其所以滑稽之象精妙孰逾於此
 過謂過而不留義如
 論語日月之過亦即
 如揚雄論賦覽者已過之過蓋車轂乍慮其稽也炙之
 則膏潤而滑然雖甫潤而滑迨少頃脂膏竭過則又乾
 滯而稽是謂之過言膏性之已過也言轂行之旋炙而
 脂膏旋即又過去也然膏雖過而旋即又炙如是周流

環轉惟環轉故以轂喻所以見其滑不常滑稽不終稽所以見其稽中有滑稽中有稽就以形容人之甫出正言而又稽留則炙者已過矣乃即稽留而原即正言則過而猶炙也炙轂過三字之義精妙如是然要必先徹解滑稽二字之義夫惟炙轂過三字不啻爲上文時有而後可以明之得善言句繪象摹神夫是以承接以故齊人頌曰之文義若非上下辭意脗合何以爲故此亦甚易明者故觀於此傳之炙轂過然後滑稽傳談言微中亦可解紛之辭乃愈明顯蓋轂之塗脂雖微而亦可適用猶滑稽者談言所中雖微亦可以解紛即髡之善言雖僅時有亦可以利國夫如是然後與太史公以滑稽屬之莊周樛里與子之據說文以解滑稽者乃無不合則以從來凡

字之訓詁任其後若何遷流而終不能出乎說文本義之外即如炙字又豈不然而太史公小學之精即在西漢時舍相如亦無能與之並駕乃兩司馬皆爲雄所讒詆以致後世一切顛倒誤論至太史公之以兩傳置髡然後正得髡之分際乃以不誣不枉又豈班固以下之所能知以上吾因雄故以遷爲是非謬於聖人遂舉及於孔子世家孟荀列傳牽連言至於髡若此而要正益以明東方朔之非滑稽其義不出此篇之外至雄之所以距楊墨者即空言亦非自有所發明不過其法言吾子篇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如是焉

而已然此言猶尙平易不支乃下句繼之云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以辭而論亦不成辭以自負而論試問安有美新聖莽諛漢詈漢之孟子乎安有如是而猶主於闢異端者乎且雄旣於楊墨外之塞路者猶自任無所不闢何以其校獵賦乃以楊朱墨翟之徒頌美羣公常伯而云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此乃王伯厚曾舉以譏之者可見雄當事漢之時原尊楊墨逮諛莽之後然後假尊孔孟闢塞路之浮說以自藏夫雄以太史公是非謬於聖人未知其以楊朱墨翟之徒稱隆於唐虞大夏成周之世爲不謬於

聖人否乎若夫太史公之時諸子並稱之風猶未盡息而史記劈空創著非有前師設無卓識安見不取諸子而傳之乃太史公惟於荀卿傳末云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其辭不過如此觀其辭義旣以孟子至吁子爲多有其書而不論傳是謂孟荀亦在諸子之列遷旣自言如此乃於孟荀則又偏爲論傳雖無多論而推崇甚至反似遷不踐已言則其尊孟荀而黜諸子之意實已顯然明

著至墨子書卷帙之多辭義之富既不亞於孟荀其言仁義道德稱道堯舜禹湯文武貌亦不異於孟荀然不獨不爲立傳乃僅於吁子句下稱墨翟以善守禦爲節用六字而於楊朱不置一辭則其距楊墨之意更屬顯然明著至其於墨翟句上特加以蓋字者乃藉以掃去墨子一切之浮言以明守禦節用之外概可存而不論一字助辭情文備至然則自孟子以後其實能著書以距楊墨者亦莫太史公若矣夫當太史公之時諸子言猶淆混而太史公獨能著書以尊孔尊孟尊荀而距楊墨識在後世諸儒之先而揚雄反於論諸子怪辯詭辭

之後無端接入以太史公之名而謂其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致後世猶以其語弁其與遷漠不相關法言之首而觀其書者亦且不分黑白倒置無窮今卽以尊孔孟距楊墨而論爲問太史公之言孔孟視其法言之言孔孟者何如乎爲問太史公之言楊墨視其法言之言楊墨及校獵賦之盛稱楊墨者何如乎且雄之尤可惡者雄於孔子且稱之爲仲尼矣於顏閔尙稱之爲顏氏之子閔氏之孫矣於孟子尙稱之爲軻矣是雄之目空一切遑重及於史遷乃於史遷則偏不稱遷而尊稱之爲太史公者此等若不盡燭雄之飾詐則觀之者

方且謂雄非不尊史遷卽其稱謂可見無如遷是非實
謬雄乃不得不譏於是益信雄言之正豈知雄之幻誦
實深蓋史遷之言莫不尊孔孟而重六經雄豈不見之
惟太史公自序篇首載其先太史公談所論六家之要
有道家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等語其
言與孔孟不合然彼乃遷述談之辭非遷之辭至史記
則遷所著非談所著凡涉遷語者無不尊孔孟重六經
雄欲陷遷不得故因史記中談父子俱有太史公之稱
遂渾稱之爲太史公而卽以談之語陷遷後人若不深
求無從分別所以史記遂爲所陷此雄所以稱太史公

以混之之故並非雄尊遷反重於孔孟顏閔而敬稱之
也乃雄意原欲陷遷則又於法言中謂司馬子長有五
經不如老子之約之語亦正以談語爲文致而又於遷
設以不輕不重之辭云或問太史遷曰實錄凡其逐處
辭語之軒輊以及或稱太史公或遷或子長者無非彼
此故混而使人難明乃其法言又云或問太史公淮南
曰雜乎雜則又仍以談六家之語混遷又云淮南說之
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
取焉爾既淮南鮮取何以甘泉賦用淮南不可勝舉夫雄旣於序述法言有
太史公不與聖人同之語何以書中又云聖人將有取

豈欲以一將宇彌縫之乎要此太史公之稱則又意屬於遷故下又即云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甫褒之而即貶之意謂即專論遷亦使之必不能伸展故又別謂其愛奇而不謂其是非謬聖要皆故隱然以談遷相混而適以成其陷遷之本心然試思史記安有

不以遷為主而混於談者哉即談亦未嘗不與聖人同後篇明之抑吾更有異夫班固者夫漢書固之所為非雄之所為也乃固於司馬相如東方朔贊既全錄雄語當之而司馬遷傳贊則云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以雄語為已語而申之以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云云今即不必他論

即觀史公於老子則為列傳於孔子則為世家又試觀其老子傳中之言視孔子世家為何若老子猶龍之言非極稱之也乃特謂其高舉遠引不為世嬰觀上文罔綸增三語自見其尤易明者史公於老子傳云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於莊子傳云作漁父盜跖等篇以詆訛孔子之徒訛即此訾後漢書翟酺傳注云訛與訾古字通集韻云訾亦作訛此傳索隱亦云訛音訾以明老子之術又言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言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可見其視老莊相亞乃於荀卿傳中則云莊周等猾稽亂俗即可見老子亦不甚相懸又以申不害韓非為其學皆本於黃老而謂

申爲卑卑韓引繩墨其極慘微少恩雖終以老子爲深遠然亦但與申韓相較之辭而卽以申韓著黃老之流弊則其所以稱黃老者不過低昂如此至其稱六經則於孔子世家歷敘孔子修明詩書禮樂易春秋而云禮樂自此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終之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其稱六經者乃至於尊崇如此卽以此論則班固先黃老後六經之說不問而已誣也且固之所以貶遷者不曰輕重揚抑而文以先後竟與雄之舞文弄墨不殊况遷並未先黃老而後六經實重六經而輕黃老固乃反其辭而誣之正如法言謂司馬子

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遷亦並無此言且遷說與之相反雄乃舞弄而文致之此非數語可明今當別著一篇爲之剖析別篇見後則知孔孟之道實自遷而始貫

夫以卓絕之兩司馬揚雄倡而讒之於前班固和而詆之於後而固之詆乃原多用雄辭又其一巧至雄之所以毀遷者乃因盜竊其尊孔孟闢異端之牙慧計以攘爲已有故反不得不毒遷而殲之而班固亦正攘竊遷之史記二人者一攘其文一攘其道無非皆攘其書此其先後同毀之故實有由然然如范史譏固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輕仁義以漢書核之固實無辭以對卽觀

前所論揚雄不當有傳之一篇而可明然則固乃實是非謬於聖人之甚者則固之譏遷者虛而自蹈者實也至於雄之自蹈者則更累疊難窮且卽其所著書中其所自蹈是非謬聖之語亦與譏遷緊相承接並不隔避試觀其自序傳列其解難全篇之後下文卽譏諸子舛馳詭辯不數語遂詆及於遷夫詆遷爲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者正是謂遷輕五經而重老子雄所云司馬子長有言五經不如老子之約若然則雄當必不稱言老子矣乃觀雄解難之末語則曰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旣稱老子且其稱引之辭在今書頁中距詆遷纔及兩行之隔若此

者豈不大異且其辭中所譏之諸子謂儒家之外皆爲諸子也則老聃正在諸子之列乃其稱述老聃句下卽緊接雄見諸子舛馳詭辯中間並無一語之隔如雄之辭則是其自序卷中上一句稱述老聃有遺言以爲已所取法下一句卽譏老聃舛馳怪迂詭辯終破大道而惑衆若是者豈不更異若謂其所譏諸子中無老聃在內則必不能一則諸子中本不能無老聃卽其法言中云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吳祕亦注諸子爲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是凡言諸子中卽必不能無老聃也一則雄傳此處本文雄已明明自言老

聃句下所譏之諸子實有老聃在內何也雄老聃句後
 之辭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
 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
 弱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云云以下詆其
 辭中大氏詆訾聖人一語乃即鈔襲史記莊子傳中之
 詆訾孔子詆即是訾已明於前彼傳謂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以明
 老聃之術是彼之詆訾孔子者明言即是老莊則此之
 鈔襲其辭而曰詆訾聖人者自然明明實有老莊而老
 聃在內矣雄何為方自託於守老聃之遺言乃又獨鈔
 襲史記譏老莊之辭緊相承接而反以譏諸子也若云

其辭非襲自史記乃自史記莊子傳之前並無相連之
 詆訾二字且不獨詆訾二字也即大氏二字亦莊子傳
 前之所未有莊子傳云著書大抵率寓言二字始見於
 此雄不過書抵為氏猶其前後文書尊思為潭筮策為

搯 集韻以搯為揲字實即筮字耳凡諧聲之字之綱義
 皆主於所從之聲故有無偏旁及彼此偏旁不過別
 乎其目其大綱則一也此潭之所以即潭棍之所以即
 混或之所以即或氏之所以即或氏棍之所以即
 即是併亦即是并至如淮南修務所云混俗為棍惑眾
 大氏為本彼指天根言未作虛義用也

 為或之類乃飾貌而使人易眩夫詆訾二字既顯然襲

自莊傳又乘便並襲其大抵然則安得謂其詆訾聖人
 之句非即莊傳之詆訾孔子乎而莊傳之詆訾孔子既

明指是老莊然則安得謂雄辭之詆訾聖人其中非有老莊乎是雄明明自言其老聃句所譏之諸子實有老聃在內且卽不論此語而旣舉聖道外之諸子豈有無老聃在內者夫雄所稱引老聃之語原自在解難之末雄意並於諸子無干而無如雄自爲敘傳乃卽敘此闢拒老聃之語與稱引老聃緊相承接而不隔一辭使人一經道破卽顯然見其上句方推老聃之道尊而爲已所矜式下句闢老聃之畔道謂其惑世誣民雖上下各爲一辭而兩說同居一地雄詭曲位置方以極力逼人不料此層適不及防反以自形敗露作僞之拙於

此可見乃雄之尤可異者雄以諸子承接老聃旣乖謬如此矣今卽置此謬不論而專言其譏諸子之詆訾聖人等辭則明明乃史記中闢異端之辭爲雄所鈔襲者太史公旣闢異端如此而雄又襲其言以闢異端如此則是太史公正與聖人同而不謬於經矣若云太史公實不與聖同而謬雄何爲乃襲其辭以闢異端何爲旋襲之而旋謬之若欲謬之無寧不襲安有依傍其人而卽於傍之之時陷之者卽使所傍者爲儉人亦安得如此何況不必他求卽觀太史公所譏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以爲猥穢亂俗其辭義正可見其與聖人同而是非

不謬於經者乃雄則即就襲其此辭之下強譏其不與
 聖人同謂其是非頗謬於經且即以此譏辭為其所以
 著法言闢太史公之緣引此其居心立論豈復尙可窮
 詰今試舉此條所論之雄辭與學者共證之其辭云老
 聘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雄見諸子各以其
 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
 顏師古注云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
 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其云非毀周孔豈非即太史公
 所謂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其云巧辯異
 辭攪亂時政豈非即太史公所謂莊周等滑稽亂俗夫
 老莊之弊既如此何以傳中項此文之上句雄乃稱述
 老聃之遺言以為已法一異也此尊聖人闢異端之辭
 既襲自太史公何以項此文之下句乃反就以譏太史
 公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又一異也若合觀其辭

義之一一反背則又一異也此反背之三層
 乃皆緊接於其書頁兩行之中更大異也 雖小辯終

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
 公記六國歷楚漢記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
 故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為十三卷象論語
 號曰法言其連屬之辭如此此不獨無端舉漠不相涉
 之太史公強以為其法言之緣起且顯然乃即鈔襲太
 史公闢異端之辭語以誣闢太史公為狗異端正不知
 其何忍而執筆也嗚呼即使太史公是非謬聖何以尊
 孔孟闢諸子之雄而即於此自老聃乎何以其解難篇
 中正以著元自比為宓犧文王孔子典謨雅頌大語叫

叫而卽於篇末自老聃乎何以上句自老聃而下句又見老聃舛馳乎此非予之多言也言非至此不能明也抑更有可異者雄以學老子爲人之罪而致討而雄之立言則盡老子雄以學柳下惠爲人之罪而致討而雄之立言則盡惠夫何以不謂之學而謂之立言曰雄豈能學惠學老子者乃不得不以之立言立言者乃不過假之以自隱飾耳何以見雄於人之學老子而致討曰彼非獨色莊以直闢諸子也卽東方朔以柱下爲工而雄乃極詆之如彼卽朔之是柳下惠而雄乃極詆之以至並詆惠爲鄉原德賊又如彼然則雄何反自以老子

立言曰雄有不得不以老子立言者也雄之立身行己在聖門則爲名教之罪人雖外託於孔孟以自飾而自顧已事實顯違乎孔孟故又不得不託於老氏之清靜寂寞以自藏蓋必託於老氏則任其背違名教皆可以清靜寂寞之說了之夫老子之清靜寂寞未嘗非道之一隅然非可遂以此四字靜寂名教聖門正以名教之故而必不能涉此四字是以孔子遇荷蕢而明以末之難末者謂已止而不用行卽清靜寂寞之謂也清靜寂寞卽老氏之無爲故史記謂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清靜無爲四字與清靜寂寞四字一也孔子之所謂末卽荷蕢接輿之所

謂已卽子路語丈人之所謂廢皆無爲之謂卽皆清靜
寂寞之謂子路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不知者以
爲丈人自成其爲隱者而已何至向其言君臣之義復
重之以亂倫轉似子路言語過當不知清靜寂寞之說
行則倫常之道浸廢矣故曰不仕無義義者禮之所生
禮義者名教之所繫老子惟主於清靜寂寞是以云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其義卽不仕無義之義凡荷蕢
接輿之所謂已者孔子之答以未及子路之所謂廢者
皆不仕之無義也卽無禮也卽亂倫而輕名教也孔子
適周見老子主於問禮其志正與清靜寂寞相反乃老

子戒以良賈深藏容貌若愚等語則是反以清靜寂寞
之說答之非夫子所以問之之意故史記孔子世家虛
言問禮二字並無答以問禮之辭而老子傳則云將問
禮將者欲問而未深問之謂乃老子語之云子所云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觀其辭意則顯然卽
問禮亦終未之答是老子置世事罔聞卽置禮義不言
而孔子贊老子之猶龍者乃以老子自能見其道之一
隅而不肯爲世用是以嘆其不嬰矰網而比之於龍雖
美之而又謂其深藏而不可見蓋老子非爲不賢其與
孔子異者正以其要歸於清靜寂寞自善而不以匡時

一如荷蕢丈人之類在其賢者未嘗不善然充其道則善惡可以不形名教可以不設故一傳至於莊周而已至於滑稽亂俗且如以莊子爲滑稽亂俗人所難形乃太史公之所特著此正可見太史公見道之深而是非不謬於聖人者如此其至也夫世宙所維繫者惟名教而已矣名教不設則善惡無憑其流弊遂無可底止故如申不害韓非之主刑名而太史公皆謂其學本黃老列之與老莊同傳以爲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然慘礪之辭義與道德相反盡人所知豈太史公反有不知所以然者正以刑名惟主理辭督法若充之至

極則其行事不必盡從子臣弟友仁敬慈孝而來故太史公於慘礪上加以其極二字言若平情而主刑名猶不至於此而其極則至於此也所以又於慘礪句下加以而老子深遠矣一語言極乎老子之流弊乃至於此而老子原不至於此也凡此者皆以學不主名教則是非卽不盡出於倫常故清靜寂寞之學反致流爲慘礪少恩太史公所以以申韓與老莊同傳者以著老子不言名教之弊小則流爲莊周滑稽之浮言大則流爲申韓慘礪之實事其遣辭命意明明悉著於傳語之中而人多不察反致以老子韓非同傳妄爲誚譏誤亦甚矣

且史遷之意尙不止以老子之流弊爲至於申韓而止也何也申韓學主刑名遷以之與老子同傳且於其傳中謂其學本黃老而主刑名是明明概謂刑名出自黃老乃傳贊但言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而後下文始言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道德卽指老子故荀卿傳推明儒墨道德是指儒墨老氏三家之學觀其辭義猶非遂以所云其極之弊竟屬於申韓其於贊申韓之後而始云其極者乃直極之於商鞅之刑名而後止何以見之其商君傳首云鞅少好刑名之學是卽申韓傳學本黃老而原於道德之刑名也而商君傳贊則云商君

其天資刻薄人也又云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以刻薄少恩四字屬於與申韓同學刑名之商君則商君之刻薄少恩顯然卽老莊申韓傳贊之慘礪少恩蓋必刻至商君而後乃得謂之其極然遷不以商鞅顯屬於黃老者惟其至極雖由不主名教之過而又實與黃老之本意懸殊若屬之則又非所以處黃老故惟以刻薄少恩刑名等字與申韓傳隱然相應而黃老之流弊則惟以申韓著之申韓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商君傳云鞅少好刑名之學其云學刑名一也申韓傳云慘礪商君傳云刻薄亦一也申韓傳云少恩亦一也然申韓傳所云其極史公並不卽以屬於申韓合商君傳辭觀之則所云其極者非以屬之商

君而何若申韓傳云刑名本於黃老而商君傳則但云刑名而不言黃老者乃正以老子為深遠之義言申韓尚源出黃老而與之相近至極之於商君則况而愈下去之益遠所以並本於黃老而亦不復可言矣太史公之書剖析毫茫一光千徹必此遷以老莊申韓同傳之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史記也
意蓋亦平情懲戒之至者也而無如人之不喻每多臆為之說昔蘇子瞻謂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其說似是而非蓋其失乃輕名教非輕天下也其重刑名者乃正所以重天下而輕名教耳夫重天下原非老子之意然人情率多好利惟重仁義而後可輕言刑老子既輕仁義則為之學者即必至於不顧仁義而專重天下之利因而不顧仁義以專重

刑名而以爭天下之利益仁義即名教也若舍名教何有仁義此老子與孟子相反者然老子之自處何嘗遂亡名教然其立論惟在獨善其身而一主於清靜寂寞四字之中其邊際即屬渾忘名教故老子之書非仁義而莊子之書即毀名教名教既毀則其流弊尚不止於慘澹少恩就使得罪名教之人亦皆可以清靜寂寞四字飾託若揚雄者其仕莽固已非矣至其美新誅后之辭乃於諛頌篡臣之中而顯然毀及故主為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乃至肆以天之所壞人不敢支祖宗之愆謫在於前等語幾同辱詈

豈非得罪名教之尤甚者故雄之自顧非飾託於孔孟
無以立名然徒飾託孔孟而人以名教責之則尤無以
蔽身故於尊孔孟闕異端之中凡所立言又不得不劑
以老子此其自託於爰清爰靜惟寂惟寞老聃有遺言
貴知我者希等語之所由起然雄亦未嘗不計及闕異
端而又稱老子之啟人議也則於其法言飾之云老子
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
焉耳雄出道德於仁義禮學之外不知是何道德孔孟
之道德卽仁義禮學也雄旣尊孔孟則所取者自當屬
於仁義禮學之道德若仁義禮學外之道德則卽老子

所謂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者乃正異端之說雖曰道德而實非
道德也豈尊孔孟者所當取旣取之則是顯然老氏之
徒卽不得更自託於孔孟乃此別道德於仁義外之說
正其法言擬論語問道篇中之語爲問何道何論語乎
蓋雄亦非不知孔孟之道德卽仁義禮學徒以已不得
不兼傍老氏以蔽身卽不得不強分老氏之學爲是非
兩事其以老氏之半爲非則便於已之飾託孔孟曰吾
固闕老氏之異端也其以老氏之半爲是則便於飾已
爲清靜寂寞曰吾固取老氏之道德也如是則人無可

議而已終聖賢矣且夫雄之著書作文彼此針鋒相對
煞費苦心如法言之此文謂有取於老子之道德故其
解嘲卽云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
寂惟寞守德之宅其所謂道德卽居然爲法言所取老
子之道德故曰元默曰清靜曰寂寞以此三語與法言
明明相應雄意謂設有以其言涉於老氏而非之者則
曰吾法言中固云取老子之道德也吾固云老子惟於
仁義禮學不與孔子同而道德則同也如是則已之言
清靜寂寞人不能議而清靜寂寞之中卽可以渾忘名
教而已仍聖賢矣所以其末路專託清靜寂寞四字而

並不諱言老氏以礙其闕異端之地者職此之故故其
解難之末至云老聃有遺言公然侃侃而談直不防其
下文之卽譏諸子而其序傳之首卽自譽云清靜亡爲
少者欲且以爲自少而已然夫無爲二字雖雖書作亡
原卽是無

豈自命孔孟者之所得言史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
自正是雄自譽之清靜無爲四字正勦自直稱李耳之
名示貶之史記何反云子長謂五經不如老子之約而
毀之雄法言云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爲問
安有比有爲之孟子如云有爲者亦若是人有不爲也
而後可以有爲亦爲之而已矣
而顧猶是無爲之李耳者有塞路而孟子闕之塞路正
是棄禮

茂則孟子非無為矣雄既無為而何以比孟子吳祕注其塞路句云若韓莊申商之類是祕亦以莊為塞路莊猶老也然則雄以一身充老子孟子之二人乎以一身充塞路之異端與闢異端塞路之二人乎若謂雄之學老氏者在少壯之時及老而後篤學以尊孔孟其兩岐者並非一時之事乃雄自序其清靜無為之傳與其言清靜寂寞之解嘲及其稱老聃之遺言者皆屬暮年所作且其解難中先自比於宓犧文王孔子而後乃又稱老聃且特自明之曰此非其操歟是即於一篇中而合併自比於義文孔老不知其所謂闢楊墨後之塞路者

其何以說也至老子之無為正是其不合於聖道之清靜寂寞非如夫子稱舜之無為舜惟大有為故其無為亦原是恭己正南面若果無為則恭己正南面者何事猶之夫子自比於天何言而原是時行物生則舜與夫子並非清靜寂寞也故無為二字雖同而其境地迥別然即如老子之無為猶足自全其一家之學若雄之無為究為何事雄之清靜寂寞究屬何因且老子置世事罔聞而雄殫勞於諛成帝頌昭儀以及美新誅后之為紛紜炙手乃正與老子之清靜無為相反抑又焉能假託若云吾自別有元默內守之道即可託於孔孟無如

其學又聖門之所無聖門如大學言道德而必要於仁
敬孝慈中庸言性道而必歸於子臣弟友然則卽雄之
以一身而託於二人者乃不獨反於孟子亦並反於老
子如是者雄將奚託惟雄亦正反於老子之清靜寂寞
故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雄之行爲一切時所目擊此二語譏雄者深正不止如
班意述之之淺也何以見班述之之淺班盛推雄則所
述者乃皮面耳豈能得二語層疊之深意乎至老子之
道雖異於孔孟然彼自足爲獨善其身者之準則所以
其學流爲道家後世亦不能廢然後世之學其學者未

聞彼儼然曰吾爲孔孟而見他人偶用老子之片語者
復曰彼爲異端且卽當時仕莽諛莽者亦有之然亦未
聞彼儼然曰吾實聖賢而又旁假以自託曰吾又善學
老子至獻賦而特盛諛於昭儀者則當時僅有一雄然
乃自飾而儼然曰吾爲風諫而於他人賦之實爲風諫
者則曰彼固俳優卽勦襲人之文字者亦有之然亦安
得卽以所襲之原語陷其語所從出之人曰謬經雄以
大氏
詆訾聖人之語陷遷乃卽直鈔史記莊
子傳大抵詆訛孔子之徒所以可異儼然曰吾常以
法應之安得卽於所襲之本篇陷其篇所從出之人曰
割名雄於解嘲中陷朔乃其全篇逐句
皆卽是直剝朔之客難所以可異儼然曰吾誠不

能與並而其詆朔為言不純師者宋咸注以為如詼諧射覆之類即如其說亦不知其視雄之妄臆造數以誣天厯者為何如明於後論 其行不純表者司馬光注以為言行駁雜不能純壹即如其說又不知視雄之貳心事莽以毀故君者為何若然亦不必一一難之而雄之為讒朔也可見矣至前所明雄襲朔客難之全篇以作解嘲而獨不襲其修身凡朔修身之歸宿雄皆易以清靜寂寞為其歸宿者蓋曰修身則主言名教而雄無所容必言清靜寂寞以守元乃可渾忘名教雖如雄所為而雄亦無過也若法言中雖亦有修身篇然其篇中若

非藻繪之浮言即屬陳因之故語並不見其自著已辭能言所以修身之實至其中善惡混一語則不過從公都所舉告子等之二說漫為飾出似是而非正是鄉原之言篇中惟其中宏深其外肅括等語較為精當乃下文忽申之以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其元愾二字突然無因無故而來殊足令人刺目觀其語直是造為宏深肅括等辭專以屬之非元愾者之一人而為之表白若非深燭乎雄者斷不知其元愾從何而至然亦斷無人服其此語之安是則並其所謂宏深肅括者而亦難言矣凡著書讀書未有能外乎辭義者雄言修身乃突插入元愾之句讀之者

當無不以爲異然人罕究之遂至習而不察夫元傲乃
卽後漢書寇榮傳元惡大愆之謂無可異說者廣韻云
傲同愆集韻云愆亦書作傲其字書康詒逸周書等作
愆文選風賦法言等作傲一也元傲卽是首惡爲問修
身篇宏深微慎語句之下豈應突接以何首惡之有若
如說文解愆爲怨則亦豈應接以何大怨之有舍此則
無可解然如此則更萬不可解要之豈真不可解而雄
著之乎蓋其所以然者雄之著法言意在諛莽故於書
末點頌漢公以極明著書之意而書辭隱約當時或有
議莽爲元傲者卽無人議勢餘亦可體會而知故雄於
書中特著此語若爲有意無意以拂拭之而入之修身
篇正與其書末周公以來未若漢公之懿語意遙遙相
應其語中隱然寓周公流言不利孺子之說故曰何元
傲之有乃所以爲莽之地者其脈絡甚遠而所以諛莽
者至矣然則卽宏深肅括等語其辭雖善殆亦專爲譽
莽設耳此其修身篇之命意要必合觀後文解孝至篇
而後要而言之雄之解嘲後人不過與朔之客難齊觀
等視其明者亦不過謂爲摹仿卽勦襲二字亦不以加

之於雄豈知其全篇無非勦襲惟其要歸大旨朔則終

言修身仁義

客難云安可以不務修身

而以孔孟之說

爲歸雄則飾言清靜寂寞道德而以老子之言爲歸朔

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正見其心

跡之無不可對人言雖鼓鐘鳴鶴可也雄云默然獨守

吾太元正見其心跡之不可對人言惟託於默然自守

而已試思雄之默視朔之鼓鐘鳴鶴誰昭誰掩故卽其

默然守元之一語若以元擬易自命之儒者則並

非或默或語之默何也雄之意有默而無語雄之身有

出而無處如是其安得託於此默若以其自託於老氏

而言則其默原即主於希言自然之說無如又與其自謂元者不合元者雄以為實測天歷之書非可希言以守如是其又安得託於此默夫儒者無徒默之一道而元者若如雄自譽之他說則又非可默守之書是進不能合儒者之或語退不能合老氏之希言而顧曰默然獨守吾太元其何語也

雄著太元既自以為擬易其一途矣又自以為應泰初歷其二途矣又自以為伏則學老氏其四途云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則學老氏其四途矣而又以為默然獨守之具藉以抒其憤懣又藉以明其澹泊又藉以誣陷諸人之辭賦文章道誼一切皆據為己優而人劣則其所用之途不可勝舉夫諸途各為一事合乎此則必不能合乎彼雄乃以所著之一元欲一網而盡之無怪其絕無一合是以其所謂默然守元者施之儒不得施之老氏亦不得乃適自為雄之一途

而夫言者心之聲也更核以雄朔平生之事跡誰謂解嘲之於客難但見其勦襲而不能別其同異乎而雄乃自病其勦襲故為陷朔以掩之烏知其不可掩者彌在也且夫聖學莫大於名教達道必先乎君臣雄之法言既擬論語豈得置名教不言乃法言之尤可異者則其全書絕不言名教更無一語及於君臣之義夫當作法言之時莽猶未篡雄尚漢臣即假託為君子乃雄之故常亦奚不可以君臣立論而乃無一字及者豈雄著書擬論語而肯遺之則以觀莽將篡而不敢言也然使果無一字及於君臣則雄之罪猶可追乃其法言中止有

一條言君臣者其辭云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道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此下故混以唐虞象刑夏后內辟堯協和萬國湯武征伐四克二事亦云不膠者卓要之皆以言唐虞後世之異隱寓禪位屬子亦可以異下又云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之時齊晉實子不膠者卓矣嗚呼此豈非亂臣賊子之言明明諛莽而迎合莽以篡逆者乎夫聖人之法百世不易卽制度典章代有損益亦不過如孔子所謂殷因周監禮記所謂夏造殷因而其原治以往聖人之法則同也

安有謂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而爲膠柱調瑟者且卽如其所云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其文義亦是謂治天下之法非以指君位也乃以言治民之典章制度不可膠柱非以指君位之禪授世及無常不可膠柱而曰此不可守聖人之法不可守仲尼之道者也夫至謂孔子之道爲漆而不止於膠李軌注之云漆甚於膠而下文乃疊云不膠者卓則是謂孔子不卓也而雄之他言又主於尊孔子則是謂孔子他端雖卓惟此守君臣之定位者不卓也此無纖毫文致夫雄明明曰不膠者卓是明明膠不卓矣注明明言漆甚於膠是明明漆更不卓矣雄明明言

守仲尼之道是漆是明明仲尼之道不卓矣此卽無論其諛莽而迎合篡逆卽使非然而其辭實已顯然毀及

於孔子其無所忌憚至此又遑論謗柳下惠乎毀惠為

賊既隨以無仲尼則東國之緇臣惡乎聞挽救之然雖

挽救而惠為鄉原之辭已定矣則雄毀朔之計已得矣

毀仲尼為膠漆不卓則別以顏苦孔之卓挽救之然雖

挽救而仲尼為膠漆之辭已定矣則雄諛莽之計已得

矣因知法言所以多稱仲尼而不皆稱孔子者以此等

語若云如獨守孔子之道是漆也則太刺目而難於下

筆故不得不多間以仲尼以便其隨所適用此非子言

之刻為問侈言尊孔子者何故多稱仲尼且謂之是漆

乎至其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子

則以其著書時莽猶為安漢公故以比莽於桓文而其

辭則隱然謂禮樂征伐雖天子所出而實當自諸侯出

矣觀其於孔子所言自天子出句中強加以所字之活

辭而可見而其意乃卽可就一所字之活辭以破仲尼

之漆其舞文不可勝言也至雄不膠之說彼固必隱挾

孟子與賢與子以自援然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者主於天道者也言天之惟德是與乃統

明人君當修德以應天其言中並無以臣職對君之人

事若孟子之言人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與言天之說判然矣至雄言聖人之法仲尼之道則屬

於言人事者也人事則惟倫常名教之是凜惟知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而必不能不膠守聖人之法孔子之道

是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包羲辨其象而畫易孔子懼其事而作春秋履霜堅冰垂教萬世斷無人事而可出於名教外者雄敢以諛莽之故而輒以君位之無常毀聖法爲膠柱乃至膠猶不足直謂守仲尼之道且尤甚於膠而爲漆試思雄若非極情諛莽急欲申明其說以冀莽展卷而知何至進膠爲漆之激烈如此何至直毀孔子而決然不顧如此若謂吾非毀孔子也吾毀夫獨守仲尼之道者也然安有明言毀守孔子之道者而謂非毀孔子者乎抑豈有守孔子之道而可毀者乎且卽使謂雄此論非毀孔子亦非諂莽爲問其聖君少而庸

君多之言爲何言也雄身爲漢臣受君之爵食君之祿使君而果庸則諫之可也雖面折廷諍亦可也若君不可諫所居之位又不當諫如不願仕於庸君之朝則去之可也如願仕亦安之可也安有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乃謂君爲庸君者若謂吾非以謂吾君爲問旣以庸君爲多則卽不謂吾君其將置吾君於何地則卽不必以臣言君卽使以君言臣假如漢主謂侍郎多庸臣而雄有不在其內者乎此卽偶形於言已非臣節况著書垂後世雄乃肆爲此辭絕不顧漢之祖宗皆君而皆槩以庸多聖少且使漢主雖庸卽泛言庸而非漢主其視

王莽爲何如者乃不獨美新誅后篇中極辭聖莽之不暇卽此法言孝至篇全書之收束謂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勤勞則過於阿衡君庸而莽乃美懿如此不儼然莽則聖人而君爲庸主故其庸君多之下文不接他語而直接以堯命舜禹夏殷周屬子等辭謂不可守仲尼之道以等於膠漆則是顯然謂不必定如夏殷周之屬子而值庸主之時則當如舜禹之禪位觀其下文所以言膠漆之故明明卽其上文所以言聖庸之由而其頌莽之孝至篇亦云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乃原卽是此文之堯命舜禹云云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

也乃原卽是此文之庸君以其辭彼此證明然則雄豈僅輕視其君而謂之爲庸乃顯然迎合莽之受禪若曰非然者雄何以上言庸君而下明以禪位屬子之兩文以爲不可膠漆雖仲尼之道亦不可從其呈露至於如此則吾雖欲謂雄此論非爲諂莽而亦有所不能矣此雄法言不言君臣僅此一條言及君臣而所言乃出於此者至其言名教而及於父子則卽其法言末之孝至篇夫篇曰孝至所以言孝者也法言以象論語所以言聖學者也於王莽無與也就使其書中有涉莽之語亦斷不合以莽爲其法言全書之統結更不合以莽統結

而入於孝至之篇夫若謂雄書雖統言聖道而心主於漢故統結莽於篇末而勗以事君若是則其所入之篇義乃當主忠而不合入莽於孝至此不得以移孝作忠之說混也且雄著法言時正當莽威稜震主漢祚將移如果雄有正言則其言忠自當更切於言孝乃其法言十三篇並無一語及忠而於篇終列以孝至即謂其書固當明孝何以反不明忠

法言中亦間見忠字乃謂其無一語及忠者彼所謂忠者非忠而反以訓不忠是以云然如其問黎篇見忠字之兩條一則云秦喪其靈久矣忠不終而躬逆焉彼令宋威注謂當秦之時其臣欲效忠以為秦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若是則雄此一係之言忠者乃反以忠為逆以忠為不善是教人以不忠也一則云李斯盡忠胡亥極刑而終之以焉用忠一語其語意乃

以斯事幼主而被極刑則不論其忠與不忠而皆無所用之莽時正值幼主是顯然教莽當以李斯為鑒而不可忠也所以下文即接以廢幼主之霍光一條曰擁少帝之微處與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其言貌似贊光之終臣節而不知乃謂法光者要必先廢幼主逮既廢則終不終所自操矣故雖以光為忠而其上緊承與廢之句是直以光之廢主為忠又恐其言太露下文繼之云至顯不終矣顯者光之妻毒殺許后者雄故以此語終此一係以為莽進退可否之地亦藉以飾已為正論又其淵騫篇以袁盎為忠不足而談有餘以晁錯為愚夫盎之忠不足則錯忠矣而雄謂之愚亦正是以忠為戒無異於前兩條之意又其君子篇云忠孝之間惟乎不俚乃以漢主多好神仙莽惟勤勞忠孝故不暇言之而其頌莽之忠乃即霍光與廢之忠其孝乃即大舜受禪之孝耳此必通觀孝至一篇然後知非文致凡法言所見忠字皆所以教不忠吾故謂其反不明忠也且孝至何以當列於全書之末若謂其孝至亦無不可列於書末然何以適藉此篇入莽以適便其於書終頌莽

之地夫其言孝於莽何干言莽於孝何涉法言於莽何與而雄乃以孝至列爲終篇卽以莽列於孝至篇之終而爲全書之終者若平心觀之則其辭固了然易見乃雄以此篇頌莽之爲大孝如舜之受禪於堯而孔子稱之爲大孝者也孔子稱舜之孝非謂其受禪而所云尊爲天子等語則其孝乃實自受禪而來故雄就而言之是說也得無以枉雄乎然而實不枉也何以言之夫孝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之所共者也故孝經必徧明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然後其書得名孝經蓋旣以孝標其書目則當統舉孝辭而不得專指一人一偏

之孝且不得及其孝外之他事非如孔子稱舜之大孝其書則列於中庸不專明孝之書故其語則爲屬於大德不專主孝之語人則專主大舜而不屬乎一切言孝之人若雄之孝至篇則特以孝標其書目正與孝經之名無異何以其書置諸侯以下不言而乃專表天子之孝且天子中而又偏主於舜之孝至而又於此篇終之以稱頌與孝不相涉之漢公然則謂雄非專著孝至一篇以屬之漢公不得也試先言其篇目所以名孝至者夫法言旣象論語明孝則明孝耳何以乃謂之孝至其至字一則屬於孝經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之

至彼文之孝至乃以言天子之孝者而雄意主之一則屬於孟子舜其至孝矣之至彼文之孝至乃以專言舜之孝者而雄意主之此外則孝無所謂至是雄意明明以孝至之篇不但專屬於天子而並以專屬之舜夫象論語明孝之書乃以專屬於天子與舜而謂之孝至何為者然又何以實見其專屬於天子雄法言之書篇篇有目目語乃全篇之統綱其孝至篇之目云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甯神甯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孝至篇目僅此三語是明明即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數語小為變易字句然孟子以答咸邱蒙而主言受禪之舜雄立夫四表歡心非謂天下而何李軌孝至篇主此何為

解為先王以孝治天下乃混辭也以孝治天下者謂由天子之孝推之而使人人皆孝非即以天子一身得四表歡心之孝而遂可謂之孝治也若謂天子一身之孝而即足以槩天下之孝而雄但舉天子一身之孝即遂槩以明天下之孝則孝經亦不必更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但舉一天子之孝曰是即所以為孝治天下足矣是軌注之不知而混也至司馬光則解為大孝宜若周公更屬強捏乃假中庸之武王周公以為言者夫彼文主於武王而周公其綴及豈能強合然就光注觀之則已明明以雄之孝至為屬莽矣何也法言此

篇篇末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彼注光正以莽爲
周公則光此注之所謂周公者卽莽也雄意惟不欲莽
終爲周公故此孝至篇曰云孝莫大於四表歡心正諂
莽爲不止於周公而光乃見其篇末之周公反認雄以
莽爲止於周公而盡臣節光之強解固曰君子之過抑
亦偏僻之尤者矣然則雄何以篇末謂莽爲周公曰此
時莽尙爲安漢公雄不能實謂其禪受故於名稱不得
不以爲周公而其以爲不止於周公之意則別著爲他
辭如所云得四表歡心者乃正用舜大孝之富有四海
不謂光乃阿好而誤會也要之卽光之注正足見雄之

所謂孝至者乃明明以屬於莽今若舍莽勿論則試問
光以雄著法言而明孝而乃以孝至專屬於周公者何
故乎亦恐無辭以對然此猶不過篇目之辭也試以其
篇中之辭論之夫卽使以此篇屬天子之孝則渾言天
子之所以孝者可也何爲而多舉舜若曰天子之孝自
當以舜爲至故多舉之然此孝至篇並非當獨明天子
之孝之地更非獨當以明舜之地也何爲而多舉舜且
舉舜則舉舜之孝可耳何爲其篇中反舍孝而偏重於
舜之受禪且旣以孝屬舜矣何爲而並及舜之禪禹乃
觀其篇中除混以父母子之天地孝子愛日孝子有祭

有齋寥寥數辭之外何以見其是混曰法言每篇大旨皆以前列篇目為主其孝至篇目既專以天子之孝為主義且其篇中之語乃明明以天子之禪位為主義適如其篇目所言則其篇中於天子外泛設之辭顯然間以故混凡明舉舜者五暗舉舜者一試為揭出則其意了然易明其一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此至公之言無可議者然出自雄則有可議何也雄法言論孝既無端主於舜之受禪得無其所謂足者殆即其所謂至乎意必尊為天子而後為足至乎故此首舉之一語雖公而出自雄則為其受禪入題之始是以有可議也篇中六言舜者此其一其餘五見則皆不可問矣其一云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

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其辭如此此段是假孟子堯舜之子皆不肖以立言凡雄之莠辭率多隱傍論語孟子之徑術以目為影響而立意實反之其所謂學論語孟子者蓋如是嗚呼是何言乎夫雄之此篇以明孝者也孝者謂子孝其生我之父母非謂孝他人也孝者就各人而言之非謂必父子皆美而後謂之孝也雄不知何心而忽創一父子皆孝之說乃舉石奮石建父子皆以孝行稱者而幻之曰必也兩兩者吳祕注云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雄之為此言者乃以起下文之堯美而丹朱不美舜美而瞽瞍不美不若石奮石建之父子皆美無以處之則不如堯

為父而舜即為之子故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其文義顯然如此若但解作堯之為父而美舜之為子而美則於其文義字字皆為反背

孝至篇各注反曲狗雄較之他篇荒謬更極不足論之其云與及不如者明明謂與其堯無子

不如即子舜與其舜無父不如即父堯此可與凡解文義之人共證之者夫舜安得以堯為父堯安得以舜為子而雄曰堯父舜子者乃謂天子之位當傳之於子堯不傳於子而傳於舜則舜即其子矣天子之位當受之於父舜非受於父而受於堯則堯即其父矣夫如是謂之堯父舜子不然則堯父舜子四字必不可解况加以

與及不如之虛字則更不能解然則安有不如是解者然而雄特引石氏父子以化為此論竟不知誠屬何心若然然則必父子皆美而後為孝乎然則堯之子舜乃子他人之子而舜竟孝堯乎然則舜之大孝乃非以孝瞽瞍之故乎且舜並未嘗父子皆孝然則舜不得為孝乎舜固實未嘗父堯然則舜不得為孝乎若云舜不必父子皆孝而亦可謂之大孝試問雄何故設為必也兩之言以入於孝至篇中而明孝其必也兩之說究何所取義也若云此堯父舜子之言非以論孝則何故入於孝至之篇何故先導之以奮建之語且即非為言孝試

問此堯父舜子之邪說亦復何處可容何書可載何義
 可以比於石奮石建父子而藉石為引證反覆推求無
 可理說則是明屬無端設想幻出此言以曲振莽之當
 禪受而為大孝而非如凡言孝者意中之孝也其篇中
 言舜之一見者如此矣或曰此倘以枉雄也則試更舉
 其篇中言舜之二三曰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
 兮吳秘訓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
 將為大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此段用孟子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及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立言
 斯言也豈獨迎合莽之禪受更且迎合莽之篡逆試觀
 謂殷周之道大而獨大之以一伐字則並挾放桀伐紂

之意於言中矣其至易明者雄著明孝之篇而何以論
 及唐虞三代之為讓為功為伐則雄之意顯然可見以
 為必得天下而後可為孝至且其以數代並言者當莽
 之時其勢出於可讓可伐使漢主而讓則莽受之可也
 使其不讓則莽伐之可也其言以迎合莽任出於讓伐
 之何途而皆得為天子若夏之所謂功者正以其功而
 原亦出於讓此功字即篇末頌莽勞功及勤勞過於阿
 衡之功也果也莽之後事儼然讓伐兩行則雄之所以
 導之者非虛言矣若曰此猶以枉雄也則試更舉其言
 舜之四雄於殷周以其伐句下又即云或曰食如螳此
 段

用孟子後車數十乘一章立言言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也此食字卽傳食之食彭更以食爲泰此正如其說以形容食之泰其曰如蠶者蠶之負食等身符子所謂蠶之冠山無異於蟻之戴粒乃言食之泰侈卽食前方丈之意雄故艱怪其辭其實不值一解李軌解之爲精細若如其說則更不成語要之雄此語所以言食泰不論何解而泰皆無異則卽解爲精細亦無不可予又見有九子本作噎廣集韻云崦噎山貌則亦累疊之義較噎字轉順然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卽孟子後車數十乘亦不足深辨而變作此等語雄之學孟子者蓋如是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孟子非其道數句又變作此等語要之嗚呼此豈猶得謂之枉雄乎夫皆受天下不爲泰法言者雄自以爲擬論語之書其中既有明孝一篇宜何如周詳審慎以出之者乃其篇目旣偏名之曰至篇

日之語又專屬於大四海之歡心篇終之語又結之以周公以來未若王莽莽之勤勞過於伊尹且卽以爲其全書之歸宿而篇中乃特言堯舜之禪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至云舜禹受天下不爲泰爲問其言與孝何干舜之行卽終身耕稼陶漁亦原至孝孟子稱舜之猶徹屣雄豈獨不之見乃必舉其受天下何爲者且禹並不以孝稱而又兼及於禹之受天下何爲者况雄於此文受天下之辭內乃但言泰而並舍孝不言夫明明孝至之篇而乃舍孝不言反無端而言泰無端而及於舜禹之受天下則顯然其言中謂莽之孝卽在於受天下其必兼言禹者

雄惟恐專言舜而莽猶不深明其意蓋舜本以孝著若專言舜則或莽猶認爲實主於言孝必兼言禹而後要歸於受天下之說乃明故其前文更必盛稱殷周之大爲伐而後或禪或伐之徑途乃密雄之法言明明急欲使莽見之者則當未作美新之前此已其先導矣以上雄明言舜之五見於孝至篇者如此乃雄猶未已也其下文則又云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德諧頑豎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斯言也謂扛鼎揭旗之智德但能敵百人而舜讓萬國與禹則其德量不止於百人其注云讓萬國以禪禹也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是其辭本如此解而非予之別解爲問其明孝之孝至篇於前文旣已數明言舜禹之受禪矣

乃又暗設一說必欲明讓國之勝於扛鼎揭旗何爲者且以讓國與扛鼎揭旗相較辭語支離則以但欲呈其讓國之說雖支離有所不顧且始言堯禪舜猶以爲孝屬於舜也繼乃又疊言舜禪禹豈舜之禪禹亦舜孝乎則以但言莽當受禪莽爲舜可也卽莽爲禹亦可也無論爲舜爲禹其受大位以合其篇目之所謂寧親寧神而得四表之歡心則一也雄之以舜禹比莽如此然猶恐莽不知其言之爲已也故於篇終統結之云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粢也晏也享於鬼神不亦饗乎

二語用中庸宗廟饗之孟

子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以立言。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一日勞考

載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事則逸於道則

勞周公以來舉周公導莽以先攝政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

於阿衡此句化用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其孝至篇全從孟子咸邱蒙三章運出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其辭如此此孝至

篇之統結即法言全書之統結其云殷民阜財者仍是

主於言舜其云饗於鬼神者仍是舜之宗廟饗百神享

即其篇目之寧親寧神也其云致用成化使民粢晏者

即其篇目之四表歡心也而下乃藉一勞字歸美於漢

公其云天道勞功者謂天道於勞者則佑其成功也曰

日一日勞考載謂日行以勞而成歲也注云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

載歲也日君逸臣勞於事則逸於道則勞者謂為君之道

勞也即上文之日亦君象也凡以上諸勞字皆特設以

待下文著莽勤勞之為勞惟意中幻出一勞字詔莽是

以上文先重言勞勞則為君道為日象而天道有以報

其功故下云漢公勤勞則過於阿衡乃見莽為勞之至

而實合於上文之諸所謂勞矣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

之懿者迎合莽以居攝也莽未幾而果居攝矣曰勤勞

過於阿衡者迎合莽以廢太甲也莽未幾而果鳩主矣

果如雄所言聖君少而庸君多而莽不膠漆以守仲尼

意

之道矣且曰過阿衡是迎合莽不止如伊尹之放太甲而猶奉復辟也至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中天者乃正謂堯舜之時則迎合莽之受禪也因遂繼之曰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免人役唐矣夫而法言終矣辟靡數句乃卽易姓受命改制度考文章易服色殊徽號等與民變革之替辭觀其以此數語特表頌於漢公中天庶幾之後而爲全書結穴實顯然不啻明言曰唐矣夫唐者堯也其不復如前文之言舜者雄此時旣於上文明言漢公若繼言虞舜豈不顯言禪位反爲莽所難受故不

得不代之以唐且雄辭於上文旣言中天則此時之語氣乃是莽旣受禪之後正如舜已受唐之天下所當更頌以巍巍成功之堯而猶不止於舜亦正以結其上文天道勞功注訓爲勤勞有成功之辭義此其所以言唐也卽觀注之勤勞二字正勤勞過阿衡之勤勞二字注之有成功三字正堯之巍巍有成功三字可見卽奉雄者偏袒之注辭乃亦不覺與正解暗合更可見雄辭意之本如是也雄著法言至此於是乃真能頌莽爲寧親爲寧神爲得四表之歡心以合於至孝而孝至篇之篇目成矣而法言之全書亦成矣然試問安有明孝之孝

至篇而所明非孝別有雄意中之所謂孝者乎又安有象論語之法言而終之以周公以來未若王莽其勤勞過於阿衡者乎就使莽爲伊周抑或竟如注家謬言之反爲規莽亦安有象論語之書之體例而主於規莽乎此斷乎無可解說然則雄著法言旣以自託於孔孟而爲聖賢又正勸莽爲舜禹以希佐命其計慮有不待問而明者矣至其篇中之辭仍有須更爲明之者其孝至篇適所舉君人者一段之前有辭云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鞬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說者以爲此雄明明稱漢德者旣稱

漢德則可見諂莽禪受之言爲不實不知雄雖諂莽當時猶是漢朝若非上文由漢立言卽莽亦無從而諂且其篇中旣隱寓如許禪受之言篇末又著明頌漢公之語安得置漢隻字不言然其頌莽則以爲周公而過於阿衡是謂抱道在躬稱漢則但言其四夷來貢不過允懷在外此以言其語之實際者若其措辭之語意頌莽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其語之神理何其重稱漢則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雄時之世漢之世也世皆漢之所有漢卽是世何所謂鮮乃率稱之曰世鮮焉輒作許可薄譽之辭則是以漢亦不過與一世較多計少其語之口吻何其輕其以虛儼然若爲其世非漢有矣

字語助進退成辭何異於左傳夫子為王子圍此子為
穿封戌之掉弄無非皆以相形莽重而漢輕至後文又
設為被我純績帶我金犀或問之一段而雄答以昔在
高文武實為兵主稱列帝為兵主是何口吻云云大要謂漢之所以
能致遠人者前則出於祖宗之兵力後則本於宗社之
神靈以盛待深為漢幸可見前稱漢德之允懷者乃亦
並非實德其辭氣顯然如是蓋雄著此篇方以盛德歸
之於莽豈能反以深言漢德逮作元后誅時且云祖宗之德譴在於前矣此時距之不遠安能深頌惟此時尚屬漢世不得不少間以頌漢之庸
辭藉飾其書而又予莽可受且使觀者亦或可誤會雄

之所云孝至為屬於漢室以為其序目所謂得四海之
歡心者乃正謂有天下而致四方來貢之漢如是則進
而頌莽之計可成退而頌漢之書可久兩皆立於不敗
然若非先已洞燭雄之一切即此篇中輕漢重莽之語
意亦誰為察之乎且雄之輕漢乃更有可見者莽之稱
公乃賜為安漢公非漢公也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羣
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雄比莽於周公以莽為過於阿衡司馬光注謂揚子勸莽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若然則此羣臣之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及莽傳蓋以莽為周公乃至莽篡位即真後猶執孺子手流涕自比周公豈亦皆勸其終於北面乎且雄語明明極頌莽而光謂之為勸雄之所謂懿與過者明明屬美於莽而光以為美屬伊周亦大異矣何以溫公乃

出此 莽傳至莽迫太后詔莽居攝時辭內亦猶稱安漢也 公與周公異世同符是莽始終未嘗去安字而專封漢公也安漢公者當時太后與帝所命錫之定名雖異代不能爲之增損一字漢者劉氏有天下之號漢卽是君以莽爲安漢公者乃莽爲臣而用之安漢若去安字而爲漢公則是漢繫於莽卽君繫於莽矣雄乃公然置君臣名義后帝詔命社稷綱維於一切不顧以立朝之臣輒敢截去朝廷見在封爵官名存亡出入之重字不曰安而直稱莽爲漢公下筆直書絕無忌憚雄心裁獨出卽當時亦本無此稱故自漢至今乃並未有他人稱莽

爲漢公者蓋卽莽此時自顧猶有安字在胸無從悍然而去而雄竟悍然去之豈非毀名滅義明目張膽之尤者乎若非恃莽何敢如斯若非媚莽何由至此此非得以漢臣二字比也漢臣者無定之通稱安漢公者有定之實號也漢臣者臣之稱對主漢公者公之號近君也且更不得以周公二字混也周者非用周之國號如史記索隱云周地在岐山之陽本大王所居後以爲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卽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在雄意以周公漢公連言原欲藉以飾混然安得混之夫雄之故技每多藉周公孔孟以爲混辭卽如前所明此篇

之堯舜以讓夏以功殷周以伐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與
先知篇之堯命舜禹夏殷周屬子等語乃正假孔孟之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及傳賢傳子文武一怒安民舜受
堯天下不以爲泰等辭爲依附貝錦之文飾卽此漢公
之號又顯然混及周公而前置以漢德允懷之辭猶使
人見已爲稱漢殊不知其孝至篇中所云本末不修而
存者未之有也乃正是毀議漢君何以見之於其上文
之言見之也於其上文注之反以爲刺王莽見之也其
上文云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禪敢問何謂也曰君
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雄之此二

語以其全篇之意合之則顯然詔莽謂其若爲君則明
而光所以上文先言問君曰明光若爲臣則順而安其
上所以上文先言問臣曰若禪何以詔莽而兼言爲君
爲臣蓋莽此時乃方欲爲君而猶不免於爲臣之際故
必兩言以詔之而所詔者乃密而其所謂在下則順而
安上者其安字乃卽以其安漢公之安先爲位置於此
以此時莽之篡不篡未可知設莽意實不篡漢則雄亦
必須譽及其安漢之臣道卽目前尙爲臣道亦不得不
譽之要之此君子在上在下之二語中其爲有美而無
刺固顯然者乃李軌注則以爲君屬堯爲臣屬舜已是

臆說乃又忽繼之云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其意反謂雄之此二語為刺莽實不知此意從何而來蓋諸家為法言注者皆率意反其辭以狗雄極力顛倒支離至於萬不可解然吾於此正可以益證雄之詔莽何也雄此數句問君問臣貌為空空洞洞之言不獨其言中與莽無涉亦絕與堯舜無涉乃李軌無端忽涉於堯舜與莽以為之注則必軌亦窺見其篇中多言堯舜之辭義為必不能無涉於莽惟其意中誤以雄為正人則無以見其所以凡言堯舜者之皆為詔莽而反認為刺莽因遂就問君問臣數語抒洩之並

不問其辭中絕無堯舜與莽字樣而直任於辭外添設

堯君舜臣以為刺莽之說若如其說則是刺莽之意豈

不反在雄本文之外即問君問臣數語然其本文乃實無刺莽

之意在其言外若云有之從何見得而實有諛莽之意在其言中

是軌之見反背也要其所以見為隱言堯舜以刺莽者

則由揣見其篇中疊言堯舜之不能無涉於莽乃正足

為子言其以舜喻莽之證不過軌見為刺而雄實是諛

雄意舜莽相同軌認雄言舜莽相異然則軌注中之添

設堯舜與莽雖似屬於烏有子虛而轉適得背文反面

雄之本文云或問君曰明光或問臣曰若視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在下則順而安其上其本文

之辭止此辭中並未言堯舜亦未言莽如其辭是於堯舜與莽皆無涉也乃李軌注以堯之爲君舜之爲臣王莽傾覆暴亂等語豈非於本文外添設之烏有子虛然本文所言之君臣上下其辭乃實全是指莽諛莽則軌之以爲辭中有莽者其言反似未爲不是而非烏有子虛矣惟所有者是諛而軌認其辭中有刺豈非又適得本文之背文反面夫至背而得其反面則軌之言乃與真知灼見相反而仍烏有子虛於此可見軌雖極力尊雄之見何從乃設此烏有子虛於此可見軌雖極力尊雄之人然見其篇中疊言之堯舜亦未免窺出雄意不無故與莽相關合即可見雖尊雄之人亦復言中省覺於是軌遂認問君問臣數語之中亦當有堯舜莽在內此烏有子虛之說所由來惟軌則誤認雄爲君子以致就刺莽之一面觀之此背文反面之所以蹈也要之足見雄之以堯舜關合於莽已爲軌所看出而非爲子之臆說矣反面看去則反掌即見正面而雄篇中之以舜莽爲一致者實矣然而其篇中若此問君問臣之數語乃又是但主諛莽而其中獨無堯舜之意其注以堯舜者反又出自軌之誤揣則以軌原此卽無論軌注之是否而未見真而其注終無合處也

孝至篇中之以舜莽相關者已爲軌所窺破若曰非然者何以雄言中絕無堯舜莽之語意而軌乃無端以堯舜莽注之乎故使軌及諸注家一經醒悟雄之爲人則凡篇中所言舜莽之辭卽諸人亦必無不迎刃而解而各注之誤爲曲說以袒雄者將盡悔矣又其篇中前有稷契臯陶秦儀鞅斯等辭其言中亦並未及於王莽而軌乃解爲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是軌窺破此孝至篇中之各辭雖不言王莽者而亦是隱言王莽不待篇末見漢公字樣而後知其言莽與前條之意正同此一層在軌固近於得間矣然軌注之此一條乃

實有大謬者夫雄作法言之時莽纔爲安漢公其時莽
且未攝政從何而有莽之將相從何而有漢臣爲莽之
將相卽莽篡之後雄乃亦以漢臣而爲莽臣矣雄又安
能反貶漢臣爲莽之將相雄之不爲莽將相者乃不得爲非不願爲若如軌
說然則雄之貶人者其豫貶乎雄亦爲莽臣其自貶乎
軌但圖曲意阿雄無論其言之非乃至註其書而不顧
作書之時日何其昧也而雄之所以言稷契臯陶者無
亦因篇中以舜禹頌莽故入此語以爲他日褒贊之媒
乎觀其云稷契臯陶而不曰禹臯稷契者若於稷契臯
伯益則不能成語則亦可見其特放出受禪之禹而君之正合

於所云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者此又卽於其間隙中有
以微窺之者矣至前所舉在下則順而安其上句下卽
接云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
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
之有也其貌乃似正言而不知其接上文君子在上則
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二語聯貫成辭則所
謂本末不修而存未之有者乃正謂漢之不德而莽當
禪受故其常修德句宋咸注爲指堯舜見異而修德句
注爲指大戊武丁本末不修句則注爲指桀紂而不知
其所謂堯舜戊丁桀紂者乃卽是指其當前本文之常
修德數句

中亦未嘗言及堯舜等君而成無端注以爲指堯舜皮
丁樂紉者則亦正見其篇中多言堯舜故有此注惟不
若李軌則窺見其言中有莽烏知其所謂本末不修者
乃指漢君常修德者乃謂王莽此段辭語正假修德夫
德以爲王莽代漢之地者也故雄此篇中雖亦稱漢而實不稱漢乃

以由漢而入莽也是以修德數語之下卽繼之曰斯民

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

軌注云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

此二語乃以引入篇目莫大於四表之歡心也凡孝至
篇中之所言大都已具於此而其言大都皆與孝無涉
其中言孝者不過混以父母子之天地孝子愛日有祭
有齋人而不祭豺獾乎寥寥數語其餘皆是此等之辭
並不言孝要之雄之立意乃正所以反覆勸莽之孝至

必如是乃合於寧親寧神而得四表之歡心其篇中自
黃支以下之東西南北乃原是藉漢之四表引起下文
稱莽爲漢公而以漢屬莽卽居然爲莽可以得歡心之
四表蓋不言漢則莽之四表無從而出雄之所以爲孝
至篇者意乃若是若實以孝字論之則卽如荀子亦有
子道篇矣試與雄孝至篇較之其同乎其不同乎且荀
子亦有臣道篇矣何以雄之全書絕不言臣之事君卽
孝至篇亦不主言子之事父而惟以臣堯受禪之舜又
加以臣舜受禪之禹反覆於其篇中而以漢公終之乎
凡此以上所言乃始於論雄解嘲襲東方朔之客難而

獨不襲其言修身惟言清靜寂寞因而論及其法言之
修身篇乃亦並不實言修身牽連以至於孝至篇而極
論如此要之原是論雄以老子之清靜寂寞自託而於
朔戒子所言柱下爲工則聲罪討之且於朔之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則尤聲罪討之以致詆及於惠爲鄉原仁
賊然人乃不知雄語且尤過於朔之是惠夫雄毀朔不
當以惠爲是者謂其不當戒子以尙容謂其不當飽食
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師古
日瓚說是也其所以毀朔之故見於其法言及漢書者不
過如此至滑稽之雄句前已解之此外朔無過也且卽

此亦非朔過朔乃本非滑稽而雄輒以此爲朔過之甚
乃觀雄解嘲中所云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
自守者身全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斯言也尙
容乎不尙容乎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
迹斯言也詭時玩世乎不詭時玩世乎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斯言也以仕易農乎不以仕易農乎又其
解難所云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
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斯言
也詭時乎不詭時乎鍾期死伯牙破絃絕琴而不肯與
衆鼓夔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老聃有遺言貴

知我者希斯言也玩世乎不玩世乎其篇中雄自以爲挾犧文孔子典謨雅頌之道而乃仕於亂世並仕於莽以仕尙容乎不以仕尙容乎如柳下惠之朝隱祿隱乎不如其朝隱祿隱乎夫雄之品誼不獨與惠相反抑且與朔相懸然以其毀惠朔之形跡而論雖雄託飾自高之語亦偏不免落惠朔之藩籬而乃肆口詆譏不知其所託之辭又復自居何等若云吾自別守吾之元也爲問守元則何所用於落惠朔藩籬之諸語而反飾以解嘲解難之兩篇乎且朔之所謂尙容者乃不過戒其子以中和處世之恒情至於已之立身則固抗顏直諫設

觸君怒卽當前或至不容並不如其尙容之說若惠之直道不易介並非專守其和更不必論以視雄之毀惠毀朔而立言仍落於其和與尙容之藩籬者相去何如况惠與朔卽使專於和容亦不過和容於君上之前初非和容於篡逆之側而乃雄非獨和容而况惠朔雖曰和容終守直道相去更不知凡幾要之雄因妬朔而詆朔又極朔之所往而詆至於惠雄自許孟子故其所恃以詆惠者乃卽就孟子言中偏拾出不恭二字遂就不恭二字隱合以孔子所言之降志辱身幻出高餓顯下祿隱之高下二字遂牽連飛渡至孔孟皆言之鄉原二

字而惠之德賊成矣卽朔之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四句之所謂似者皆定矣夫雄之毀惠而必取於鄉原者乃暗用孟子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之兩似字以證其讒朔應諧似優等句之四似字蓋朔之行事卽以直諫數端而論人未有不敬而信之者故雄必讒以四似字而後可以惑人卽必暗合以鄉原之兩似字而後全乎毀朔以爲朔之應諧似優等行之所以爲似者卽惠之居之似忠信二語之所以爲似也此其毀惠所以必取於鄉原二字之故言鄉原則孟子之二似自在其中卽已辭之四似不出其外是其毀朔

一段直以明暗之六似字前後相貫爲一脈絡在無心者絕不見其針縫之跡筆墨之痕以止明用不恭暗用降辱又暗用兩似字雄所以運用孔孟之言者如此至其孝至一篇則全從中庸舜其大孝及孟子咸邱蒙以下三章化出意雄之所謂尊孔孟者蓋如此乎且卽應諧似優四句前已指其文義之謬抑又更有可異者其下文似哲似直似隱三句哲直隱皆美字乃首句獨偏屬以不美之優字而皆謂之似不知辭義又何以平而不平如此豈不異哉要其所謂優者原卽俳優相如之優則又不啻其並毀一人之供證也夫雄讒朔讒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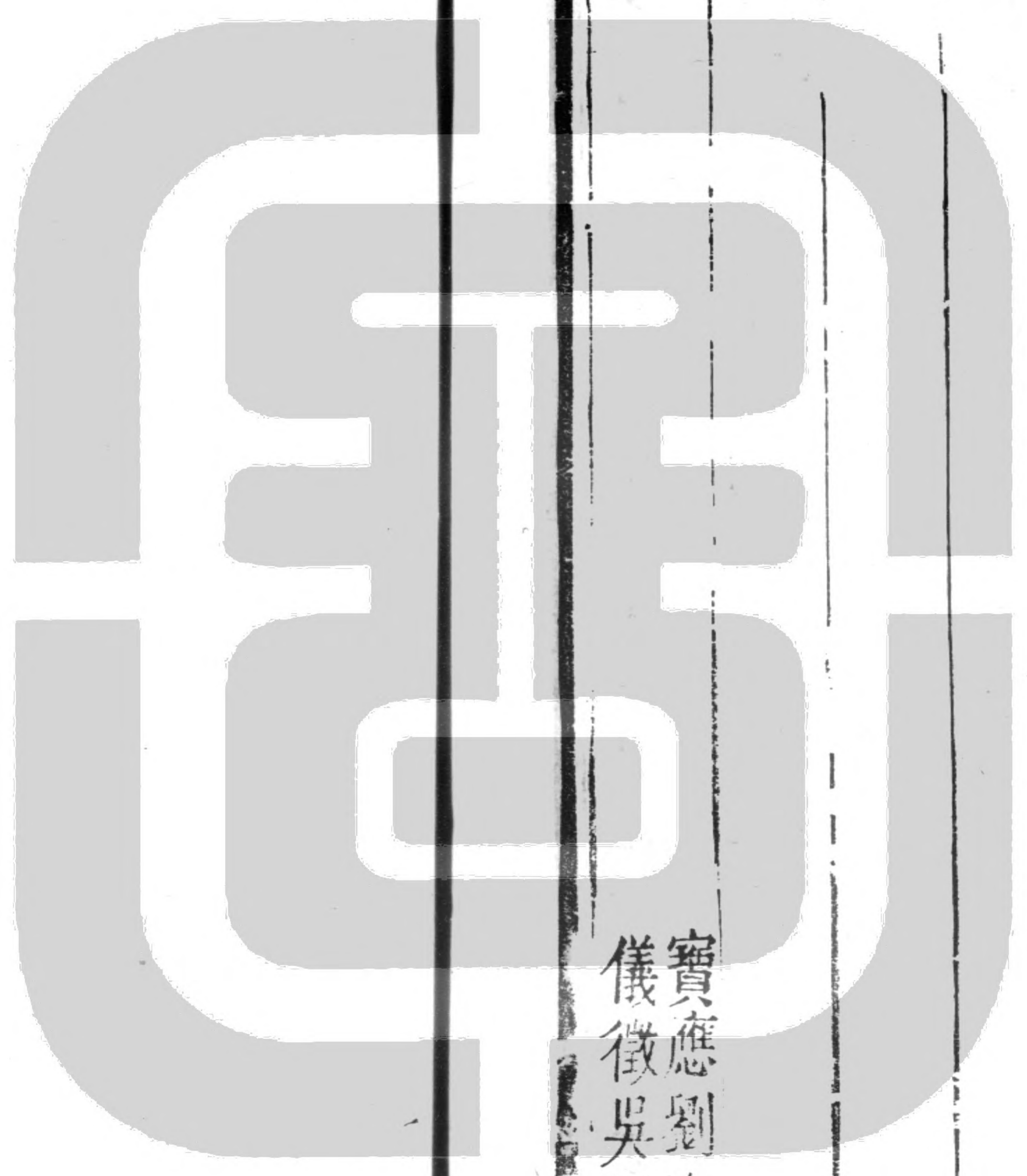
偏僞飾以孔孟之言然而孔孟之言具在非雄之所能
掩今試卽以孔孟論惠之辭與雄辭並舉更卽古之論
惠爲仁者與雄之辭仁賊相權以終此篇孔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孟子曰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又云聖人百世之
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是孔孟以惠爲賢聖雄曰或問
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
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
近鄉誦是雄以惠爲仁賊雄旣尊孔孟將謂仁賊卽孔
孟所謂賢聖歟將謂賢聖而卽爲仁賊歟此卽雄之所

以尊孔孟歟且仁賊固卽德賊而惟仁字則尤與先儒
之論惠者相牴漢書董仲舒傳江都易王問仲舒以粵
之泄庸種蠡比殷之三仁仲舒對曰臣聞昔者魯君問
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之且猶羞
之况設詐以伐吳乎是仲舒以泄庸種蠡爲不仁卽顯
然以柳下惠爲仁人也而仲舒下句卽云夫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
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是仲舒顯然
卽以正誼明道屬之於惠而比於仲尼正以惠爲仁誼

之則也不然王問以仁而何以獨舉惠舉惠而何重以
仁人之言乃雄則以惠爲仁賊而等於義賊將謂仁賊
義賊卽仲舒所謂仁人仁誼歟誼卽是義字詰云古文誼今作義同將謂
仁而卽爲仁賊歟豈雄學果出於董子之上而反之歟
夫雄之論惠而反於孔孟若是以惠爲仁賊而又適反
於漢之大儒若是而其所以反者則又並無其實不過
假飾以孟子之不恭二字以爲貝錦之具夫雄以禪受
媚莽且至云守仲尼之道是漆又遑論以尙容毀朔而
謗柳下惠爲仁之賊乎統觀雄一生之毀譽其甘泉賦
以諛頌趙昭儀之故而因舉及於西王母玉女處妃其

法言以諛頌王莽之故而因舉及於舜禹伊尹周公其
解嘲中以毀司馬相如之故而因舉及於藺相如其法
言中又以毀東方朔之故而因舉及於柳下惠凡所稱
名皆其陪從因特隨爲明之要之乃以見其以辭賦妬
毀相如且至並妬及東方朔而毀之者有如此也

寶應劉寶楠
儀徵吳廷颺校



書